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十二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湖廣布政使司左叅議王公墓碑

潁州王氏其先山東蒙陰人蓋漢丞相陵裔明興有仲和者徙東平從徐中山王征伐有功嘗結陣潁東七十里會文屯樂其土風遂徙家焉五傳爲潁諸生冕六傳爲封給事中邦益娶郭工部女孫而生東軒公名謨體文其字幼聰悟受經則里師郭公奇之長善屬文則觀察蘇公奇之舉於鄉遊南雍則司成潘公奇之已執贄從學諸聞人則太史毛公秦公復奇之壬戌成進士則

宗伯丁公董公相國袁公復奇之公甲第可得秘書客
或言須詣袁相國爲之地公不可吾始進而屈身後當
若何莫非王臣何擇焉且吾起田間悉民疾苦願執民
事自效授保定府推官故事推官從侍御史巡行背繩
墨案空劾飾文增辭以爲固然公獨寬文罔宥過誤所
出疑獄數十百條有屯田使者逮繫百許人下公竟案
公入見母有不豫色母問故公跽而對曰兒欲分明枉
結恐失使者歡以貽母憂母曰兒爲仁人吾不難爲仁
人母公因得申其志畿輔之民號爲王佛而是時冢宰
富平孫公中丞洛陽董公先後爲巡按御史廉公文無

害署其考上上徵爲吏科給事中是以有申成憲恤民
隱四事之疏有陳膚見飭吏治之疏有責守巡慎更調
之疏有竭忠諫防壅蔽之疏擢工科右是以有糾欺蔽
武臣漏網貪官之疏稽冒濫積弊之疏慎工作隆新政
之疏奉使甘肅是以有目擊災異敷陳愚悃之疏擢戶
科左是以有豁新軍運軍議通運道之疏其最爲薦紳
所傳誦者大璫李璋與新鄭相二彈文然公自是不安
於朝矣出爲湖廣叅議督糧儲端平法度簡畧苛細而
執政脩隙非時計臺省中公以浮躁左遷陝西興平縣
丞凡臺省左遷率偃蹇不樂就卽就不事事公單車之

官治簿領夙夜匪懈士有文行者從公游耳提面命手指事示莫不灑然自新而臺符有天鵝池之役公操甬爲役者先工不日告成復白臺言關西水利洪口堰爲大議者引涇入渠涇下而渠高故見害不見利惟諸山泉自趙家斗至篩子洞順流而納之渠良便臨潼高陵涇陽醴泉三原諸邑土用益饒事具冢宰張公記中已擢成安縣尹凡臺省左遷丞例不擢尹蓋執政猶以前憾故公得除目喜吾鄉願爲親民官郡理有民矣未親也丞於民親矣未專也今甫諧所願耳公故爲理數有事成安士民知公來喜相告是鄉者王佛耶至則方苦

早齋戒步禱三日雨大降邑人歡呼歌舞而前執政得罪罷代者稍擢公南京戶部主事尋爲郎中擢僉事按察浙江遠熒熒之色放錚錚之聲絕恬美之味踈噉嘔之情諸賊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武林士女好遊西湖附城趾油車畫舫月鮮虛日公下教禁游者省民間財萬計會念其兩尊人上書以病免當事者惜之三上彌堅甫得歸歸而封給事公病藥石體粥必嘗而後進刺血籲天請代卒不起哭而仆地涕血俱出久之始蘇公歷宦南北封公有家政不就養病革目仲叔兩弟而語公若幸佐藩臬衣金紫以其貴貴我又棄而與我訣爲人

子如是足矣不盡之福幸留與子弟公泣而諾復念郭孺人老戀戀膝下如嬰孺中外薦書十上周石兩司馬推轂更力公不復出而託指於弈作弈箴宦猶弈也早見先收者得就多不止者敗人以爲名言已郭孺人病痿左右承事二年比其卒也公年已踰六十哀毀猶封公時其友兩弟由童稚暨白首如一日弟時有霜露疾且暮臨視寢不成寐仲氏子尚御叔氏子尚胤輩飲食衣服教誨家無常子矣少年愛仲弟小象簪取簪之綿綉勅諸子無易此吾兄弟四十年情所寄也歸田垂二紀非大故不入城府關說居間之語不出於口亦不聞

於耳蔬食布袍款段下澤平頭奴子從行而已

穆皇帝賜羅衣一襲歲時服而北鄉稽首若大賓祭輒御之章君賜也穎多貴人名田宅相望公守先世所遺歲大熟收入小贏三黨四鄰共之穎人稱貴而貧者雖婦孺必首王公王公云平居塊處一室左圖右史而不好著述曰古聖賢言之詳矣吾患不能行耳惟集方書日用可取給者版行之以濟貧士一日有某郡守踵門值公上冢九頓首而去迹之則故爲孝廉中文罔公所原免也穎卒代他郡轉漕良苦公草奏言狀未果子弟請治命惟曰當成吾志一語不及私生平無他嗜而於

山水有清賞東西嶽一再登陟遊少林將卜築力不給
友人司空劉公成之名曰靜坐穎有華嚴寺殊勝結廬
其傍名曰味禪晚於竺乾書有深省焉初公偕計取道
東平將謁其宗人中丞岱麓公代出麓公者大司馬廉毅
公子也其夕夢司馬促起南家有貴人來可灑掃以俟
已而公至中丞攬衣出迎告之夢曰康毅公以庚戌吾
以丙戌成進士今歲在壬戌君必第矣公貴遜中丞司
馬而出不負官守言責退有月旦評沒則俎豆學宮視
兩公奚讓焉余在史局聞有王給事者巡十庫
穆皇與諸閣遊虎圈前駟呵避給事正色曰吾輩奉

上命綜覈諸乘輿物豈闌人賈何避爲肅衣冠而待前
駟不能奪馳報

穆皇輦却還實錄不得給事主名失載今讀公叔弟與
劉駕部狀始知爲公是可特書公卒萬曆辛卯四月一
日生嘉靖戊子十月十有九日年六十有四自卜葬地
河北棠林村以水患遷河南田家湖距先隴一里而遠
元配姜輔女贈孺人繼室劉楫女封孺人男子一人尚
循太學生娶李郎中薦佳女繼雍繼盧孫男子一人遵
良女子子三人長適諸生尚辭子克孝次適知縣郝經
子以述次字通判李錦子清孫女子一人未字尚循好

五
汪
倜儻大節文翰之美足參汝穎上流與余善銘曰後進
少年見事風生李官法官敢往取聲公也長厚如劍椎
成長厚之過含嘿苟容公也亢直諤諤詞鋒薰鼠大社
射隼高墉亢直不遂易爲怨怒公也曠達無斃無惡大
小猶龍委形寄寓曠達不已汨沒世緣公也未艾遽賦
歸田朝則名臣鄉則先賢穎上使者敬式公問九京靡
作將安倣與石表墓門以副石渠

兵部職方司主事柴公墓碑

世廟御天下四十有五年大禮大工大獄屢興諸官守
言責被罪之臣不可勝計

穆廟初十九淪喪矣而所司騎重死者又騎重詔獄廷
杖若大僚若臺省及罷爲編戶者其薄謫而不幸死無
所與蓋稍失平矣今

天子膺萬年曆且遠過

世廟而官守言責之臣得罪滋多不及待賜環以沒如
司馬郎柴公甚無辜他日何以處公事不可知爲撰次
翔實以俟夫議褒卹者采焉公名恪字子舒別號慎庵
郡潛江縣人也柴之先出齊侯子高至孔門弟子柴以
名爲氏代有聞人明興梓林自鳳陽徙潛家河東三傳
爲孝子浩浩生蕙孝友有父風蕙生明是爲公王父宅

西嶺土沃名田在焉因以爲號而治園築室課子其中
娶於廖生贈公廷杰故邑增廣生里有水災令責西嶺
公代償逋租毀其產贈公自傷無能爲親地邑邑而天
娶於余是爲公父母以嘉靖癸卯十有一月二十有二
日生公其日西嶺公方構室而公生以爲祥少就外傳
受毛詩二三言不卽誦父爲他人說經公竊聽忽大悟
自是日誦數十百言十歲能爲文十一而父卒則王父
子之十四而王父卒則婦翁給諫郭公子之十七而試學使
者胡公補邑諸生胡公謂郭公此君家快婿也郭公督
課公不爲姑息尋以高等食廩益讀六籍百氏書而雅

好弈偶有所懲擲局焚棄之學彌勤應以誦通貢太學
學使者金公召公前若所就詎止此其年果舉于鄉王
母與母猶無恙歸而兩母迎門相勞不圖未亡人得見
今日公悲不自勝主母八十有六矣孳孳色養惟日不
足而母顧先卒又二年王母復卒黽勉治喪服闋上公
車與張太史孫叅知任侍御及婦兄太守郭公相切磋
而竟不第乃卒業南雍深爲司成趙公余公所賞識以
其間覽山川宮闕之盛人物聲明之美文日奇進在雞
鳴社草中遂成進士少宰朱公評目甚高明年除令無
錫無錫于三吳號最劇奸利蝟奮蝨起公開誠布公人

不忍欺故事攤賦者以窶人隸役名若附庸而實一切
倚辦無不立斃公下令家不千金田不百畝者不入籍
痛懲諸豪猾影漏官不得一楮寸筵取民省費無筭民
大說邑鈔課金上府府上留都苦額外科求復以委邑
邑委之行頭公曰府且不勝而區區者何以堪之爲計
便宜釐正其法其於刑獄尤慎當大辟者十餘年前官
嫌翻異公亟辨其誣所活二十許人仕族年少誤扞文
罔奏當未嘗不疾首蹙額也有父訟子者跡之無它子
則縱之歸曰必而父救若乃得生父悔卒爲子如初有
弟訟兄者直在弟兄當坐公曰是終身不復爲兄弟也

諄諄諭遣之釋憾爲歡矣民有忤於溧陽溧陽誣以殺
人公奏記中丞所曰無錫見若此溧陽聞若彼亦各爲
其民耳自明公視之則一也試平心鞫之中丞稱善民
得無死或鋤而得千金豪奪之不服則請沒爲官貲公
判曰鋤者得金宜鋤者有某何故奪令何故沒御諸僚
掩過揚善有張安石寬郎淫官婢丙吉不去酗馭吏風
諸僚德之相戒濯磨奉職懼有臧釁一時三丞用高第
擢爲令前此未有也宜與陳丞中蜚語公爭之強朱郡
幕以觸上官忌被逮力拯乃免卒不令兩人知歲旱禱
雨痛心變形金中丞公見之語人曰未有憂勤如無錫

令而不能動天者。雨隨澍。秋大風禾盡偃。穰之風輒反。禾盡起。吳人奇其事。歌誦之。史臣特紀焉。邑故才藪。簡其尤。飲食教誨之。又爲繕文昌閣。造清寧橋。以輔學宮之勝。旁邑若晉陵。荆溪。負笈受經。與邑等。辛卯分校畿闈。得士爲盛。時毘陵李閔公。長洲令江公。與公俱楚人也。武林江公。亟稱於人。三楚鼎立。已而蘇郡李朱公。復楚人。趙司馬嘆曰。維楚有材。維吳用之矣。後先開府。劉公李公。朱公前趙公。直指甘公。監司前江公。雄俊自多。恒引公爲助。故公被薦章。自諸部使者若司徒司空之屬。凡二十有八。再滿考擢職。方郎邑士庶譟治行。若是而無特拜爲善者。解體矣。公謹謝曰。長吏日折腰督郵良苦。幸從省郎後。委蛇退食。猶未足耶。邑人無萬數。遮留不得。而伐石書其善政之大者。以示後人。更爲祠生事之。入司馬省甫十日。

上以封倭使辱命。欲更遣科臣。廷議多同異。不決。上怒詰宗伯司馬官屬。及給事中。媮慢狀。凡斥者十九人。公與焉。同人將草疏申理。公不可。是愈磯也。遂除陝西延川尉。僕被僦柴車。累月抵官舍。走榆林。延綏。間察虜情形。士馬將吏能否。軍實堅瑕甚具。庶幾得當。以報上恩。已請急還。登太華。酌金人露。摘玉女明星。翩翩乎

欲仙矣。歸則卧城南園，取考槃之詩，顏其亭曰寤言。而數從諸季若布衣交，杖履過從，談說田野事，命酒敲碁，陶然自暢。北鄉而呼，非君賜不及此。歲時若

上萬壽節，肅衣冠稽首，天威不遠咫尺矣。自爲諸生，非公事不至邑令室，已偕計令朱公有履畝之役，衆居間借潤，獨公無一言。歲適大侵，客諷公不爲兩母甘旨所耶。公嘆曰：卽不食長安一囊粟，廣文首藟盤可飽也。何以口腹干人。母喪時，令王公復欲以事資公，公峻拒之。曰：人未有致者，必也親喪乎。此而須人，不得爲子。宦十有五年，無侈長物。江南饒古圖書，尊罍諸珍異，公不一

置盼也。其行事以敦倫爲先，母弟諸生，綜終身無垂刺。宗黨姻戚，贍卹殷勤，無相棄者。勅舍中兒營生口業之外，勿以聲色加人。寒峻齒高於公者，坐讓下食，讓惡女。夫謝太學父沒而嫡母據其遺訾，太學意不平，公規之。母子兄弟間，寧爭財所耶。太學敬諾，母因安其子。公素健，鬚髮如拭馬肝石，坐夜分不欠伸。一夕夢郭公語之曰：公可含笑地下矣。蓋婦弟是年舉孝廉，孝廉故執經公之門，公所以報郭公也。明旦述以示兩郎，竊怪之。飲噉步趨，無幾微疾容。薄暮小示疾，移時手負少子，口授豕孫詩，遷坐胡牀，瞑矣。萬曆癸卯十有二月十有七日

也年六十有一以卒之明年十有二月十有六日葬荆門青冢之金紫岡距縣七十里而遠實公所自卜兆冢舍松檟畢備數與友人置酒遊燕此吾真宅君子以爲達配郭封孺人卽給諫公女男女子皆三人郭孺人出者四伯一真邑諸生食廩矣娶張茂才文明女公之甥也繼吳縣簿初莘女仲一德邑諸生娶德慶守歐陽東白女次一谷聘隗太學建章女女伯字孝廉郭銑蚤卒仲適太學謝牧子季未字公歿後五月始生與一谷俱側室朱出孫男子應瑗聘劉茂才道裕女余仲弟爲公同榜以通家兄弟內交良厚如潛哭公國中士大夫爲

汪

余言郭孺人之愛其少子季女也兩郎君之愛其少弟若女弟也愈于公則公孝友之德所儀刑深遠矣公墓宿草而按陝者黃公猶薦於朝其領時望如此人士上不負國下不負民中不負所學斯足術也其不然者卽亢寵適取詬耳如公夫何負哉人貌榮名寧以時代爲限余所計身後褒卹事固哉細人之識也銘曰令六年而郎衆不謂榮薄爲常郎十日而尉衆不云絀名乃貴吳有桐鄉楚有畏壘子孫繩繩世濟其美疇表新阡維舊史氏猗歟柴公沒不朽矣

判廣西南寧府事茅公墓碑

頃歲倭蹂躪我與國以勤王師縉紳介冑草莽之士爭起而言東事卒不得要領僵尸百萬費財無萬數七年僅以遁報得不償失于時人乃思胡少保少保填撫浙浙承平久不知兵受倭禍最先且烈而終戡戡之夫安浙者胡公安胡公者南寧郡倅茅公也方倭屯嘉興乍浦勢甚張公所徵四方兵未至部下僅三千人不敢嘗敵姑爲通市以緩之而流言謂其賂賊要功留都臺省將劾奏胡公聞之心悸以問其同年友茅憲副公皆莫知計所出憲副公者南寧公仲弟坤也出語南寧公公曰南中人覘趙光祿鼻息爲安危是與吾善吾見趙公

當自定趙光祿者文肅公貞吉也比至而趙公已北則走之大司馬張公鰲宣言曰公有大患而不之憂陰受人賜而不之報張公愕曰何謂也公曰留都與浙勢若脣齒輔車以倭之矯捷若風雨飛鳥而不卽入留都界者豈公威稜懾之以浙爲之蔽耳公柰何身撤其蔽耶張公曰蔽則是矣撤則何敢公曰胡公按兵不動多方間倭倭舍越而走吳懼胡公之躡其後也言者不悉情形中胡公白簡胡公去倭何有於越越危吳且爲之繼留都能晏然已乎司馬避席而謝微子言吾幾失胡公徧見公諸當路反覆曉譬胡公因是以從容禽賊渠率

若汪直徐海之屬吳越甫有寧宇縣官晉胡公爵至少保而公時爲太學生於例無可論功少保恒言曲突徙薪無恩澤吾乃愧茅君矣公少與憲副公治經生業輒棄去習金版六弢及諸方書招致四方賓客命酒徵歌碁局壺矢之樂窮日夕靡倦又好方士爲黃白術者傾橐無所悔年十六其父南溪翁長里中賦令某奇嚴難犯公應對從容無膚撓目逃已部漕艘入都計曹及中貴人費且三百金而南溪翁方困以其半授公陽日向後徐致之公察諸漕者多田舍翁而所倩無賴子以中貴人爲名措克百端不下數百金先謁諸中貴白狀諸

中貴見公少年美丰儀語侃侃有條悉聽公處分無賴子計阻所省不貲諸漕者德公分其贏謝公公因以完漕而復市褐寬博歸爲南溪翁壽南溪翁大喜過望已父卒當析產茅氏法重家督產獨腴於諸子公三分之而以聽之鬪尺布斗粟無私也修計然白圭遺策與時逐舟車南北數千里貲累萬得以例入太學酒人劍客聞其名而慕之過從無虛日會虜犯當路塞矢及都門詔諸鎮兵入援而咸寧侯仇鸞拜大將軍禮公爲上客所料事奇中鸞駭以爲神明而以其麾下首虜饋公爲爵賞公策鸞忤必敗辭不受又哨公以巡邊之役公不

知其故將行忽數百人羅拜道左幸得從公無憂貧賤
矣公訝之入辭鸞鸞笑曰君豈有所不足耶是役也非
大有力者爲先容莫能得安坐馬上而致千金孰與賈
公曰賈吾自爲之吾自得之吾不色喜吾自得之吾自
失之吾不色慍奈何取非其有以與人吾從大將軍游
冀得一當虜豈望金哉吾不樂無望之福而憂無望之
禍鸞不能奪明日遂行久之謁選除廣東都司經歷故
事幕官謁其長長跽庭下公第長揖長銜之不爲動嘗
侍直指使者蔡公有所咨承響而對試以事悉中竅於
是諸監司人人知茅叅軍才爭羅致之權重幾與郡邑

等矣海賊數百艘集波羅廟距會省三十里許而鄉大
夫兵部郎李公故爲樵李令習公與其偶十餘曹請于
蔡公屬公兵擊賊直指疑爲關說不卽應一日驟問公
寇深矣戰與守孰便公曰利在守直指復疑公是陰爲
解諸鄉大夫前語者已而它將兵敗北直指頓足而嘆
悔不用茅從事言會省城墻隙地小民結廬而居有年
所矣蕭都護以寇故檄民不得廬卽廬當量地以助軍
興居民囂然將不利於都護公從外來聲言入租非便
而密察一二首亂者杖之衢市潛使人收檄遂用帖然
都護素睥睨公乃大愧謝而有攝新寧之役新寧盜藪

芟薙而縣之橫民不可化誨懷服奴視諸曹掾無一不
染于辭逮繫相踵解虛無人公微得其魁宿禽治之四
境肅然曹掾積案若掃逋稞十年以往爲蠲大半料其
丁口多寡與產貧富約以五歲足額先新後故民大悅
將輸恐後事上諸臺下諸郡以新寧爲式鄰邑有舊族
墓自趙宋來木拱矣而旁富民爭有之介張觀察爲地
墓主震恐公命駕按行以木大小遠近爲左驗富民語
塞觀察無以易也已直指陳公來偵諜知倭內犯議發
兵迎擊而有兩債帥罪廢寅緣以擊賊自贖陳許之以
問公公不可按月令今多大風其勢在賊賊巨艦容千

人我舟小大不敵何以逆風仰攻宜用奇兵取他道繞
出其背乘風縱火可盡殪也兩債帥不從師遂沒南海
故相梁文康公孫女爲諸生王某婦勃溪其姑自剄死
婦翁欲致王大辟而其姻龐中丞公復佐之諸人爭言
王生殺其婦陳檄公往視梁族衣冠數十人環死者左
右公視良久此自剄耳衆大譁公爲手勢示之卽生欲
刃其婦能令婦仰面受刀耶且夫而忍手刃其婦婦寧
無罪爲出王生龐中丞心折公矣新會有兄弟鬩牆者
值其弟婦之弟與兄鬪十八日而死誣爲兄所殺奏當
矣公檢其尸傷甚重當立死不能緩至十八日且死弟

家必有故因繫其少長各一人別置之它所廉問之得其弟與妻謀坐律而理其兄時廣州司理俞咨益南海令湯某並治至高等而公儷之直指數稱公於人制科安足以盡才才如茅叅軍何必繇制科進已擢判南寧府事屬以督賦故督賦者先入千金餽而後程租挈公拒之此以充公家賦得十一矣吾何敢私民踊躍爭門而效賦賦乃爲諸郡最直指朱公察廉推轂公于朝而公意倦遊三上書移病乞休不報檄南寧丞越公固留公公曰吾雅意功名豈薄一倅第視其髮種種矣將安之遂歸所救新會人于死者以盒盛三百金夫婦泣而

贈公作念公曰盒可受也金則非義返之夫婦復泣而歸以金範公像祀之家廟而公存其盒以示子孫吾欲爲楊夫子之清白而又不欲傷卓密侯之人情耳里人朱臣貫酒千甕游燕盡亡其貲則割名田償公公亟取其券焚之雇傭蕩耗千金懼公覺私鬻其妻公不校遂爲夫婦如初友張某且死託公以子而貽百金人莫知也公育其子長爲娶婦歸其金其辭受出處大義炳然矣旣還初服奴產子侵牟其裝過半公拾所餘分諸郎治田園然不能復還舊觀而與故舊琴酒歌詠爲歡嘗曰吾寧爲張釋之久宦減仲產不爲陸賈割陳平奴婢

車馬金錢遊漢公卿復以越橐中千金裝分五子也屠
長卿言公修布衣俠節居然三河五陵風朱直指爲檄
旌其門曰急流勇退越郡丞爲文贈行稱公清德類邵
堯夫嘯咏類揚次公樂天知命類陶靖節無愧詞矣或
謂公知仇咸寧胡少保不可與久處樂先去以自全此
猶有所畏至爲從事爲別駕兆足以行掉臂不顧殆非
人可及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假令今倭事有公議
何患不定事何患不濟乎余又聞公爲粵幕時故大司
寇舒公以弱冠令東莞陳直指舒座主也疑其不習吏
事使公夾輔之公入其疆觀其政三日遽還報舒東莞

汪

台鼎材也於今何有卒如其言公晚好黃白術不衰與
仲季兩弟皆七十餘老翁衣冠甚偉出入相隨行人望
之若仙以爲從黃白中有得其然豈其然乎公名乾字
健夫別號少溪則以父南溪翁故生正德丙寅八月二
十有二日卒萬曆甲申九月九日年七十有九元配王
孺人生女一人適朱繼芳繼室郭孺人生子二人曰一
相娶金氏曰一桂娶稽氏一桂今爲句容尹亦猶南寧
之政也女二人適王漢齡施守官助造者三人孟氏錢
氏王氏孟生子二人曰一楨娶林氏曰用可娶施氏錢
生女一人適李文麟王生女一人適嚴與敬孫男十人

明徵偉徵愛徵輝徵信徵彥徵福徵嘉徵甲徵孝徵孫
女九人長適余士恒次適吳君鏌次適張永載次適陸
嘉觀俱庠生餘尚少曾孫男二人女二人所婚嫁俱名
族詳狀中以萬曆十有三年十有二月十有二日葬公
露字圩之原所著晚汀吟草藏于家憲副公父子言語
妙天下損益異運文朴通行則公爲勝矣銘曰俠而賈
無爲利尸無爲怨府儒而武南策狡倭北策勅虜彼炎
炎者易說難事旣易所難亦難所易辭尊居卑卑乃亢
志從富得貧貧乃適意功成身退爲谿爲谷其神不傷
其名不辱多壽多男貽爾戩穀天無私親因材而篤

贈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使程公墓碑

今天下爲方伯者必積資二三十年甫得而已迫遲暮
倦勤而其階去公卿纔一間惟恐失之不能無阿邑覲
速化又所職重錢穀手足拮据無復遊戲翰墨之日而
余出爲藩臬所事方伯凡數十人晚得永康程叔明公
公年踰艾晨興夜作卽居恒燕談每有不盡之興而又
善爲古文辭及晉人書應之如流其執義甚堅部使者
悍塞相撐距不爲動而一切出納明審媒孽之卒無端
余甚異之久而後知公之賢蓋受其父方峰先生云先
生名梓字養之先世爲徽槐堂人勝國有廉訪副使楷

者避徙永康二傳徙方巖又二傳徙附馬堂又三傳爲
伯詳娶于楊卽先生父母也有三子季則先生先生生
而明惠若神六七歲無戲言媒容臧獲不敢以情見見
輒詆訶之旣長聞婺有何王金許者聖人之徒也就外
傳問學傳不能對久之讀正學編至所爲真實心地克
苦工夫者躍然曰學在是矣又進而求之濂洛關閩又
進而求之鄒魯未得則終夕不寐已得則若饗大牢而
其父不悅也是安所當舉子業乎先生長跼而請曰世
不乏公卿惟聖賢不數兒雖不敏願大人爲聖賢父父
譙讓之古公卿獨無聖賢耶未聞合之兩傷離之雙美

也先生乃出就試輒褻然舉首爲邑諸生矣而是時王
文成公學大行先生與李生侯璧周生德基輩負笈執
雉文成奇先生年少而志銳令從高第弟子錢仲實王
汝中諸君居陽明洞中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
義則始乎爲士終乎學聖人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爲
法則凡六年文成卒先生謂邑故多大儒自陳同甫以
來何寥寥也乃偕從父文恭公及司丞應公爲五峰社
而推二公長之衢婺括蒼諸郡邑人士其從如雲矣五
峰故有招提朱晦庵呂東萊陳龍川三賢所講學地而
中兜率臺有晦庵遺書臺傍多隙地又石洞爽塏可居

謀於司丞及李周兩生構屋數十楹其與以祀三賢而左右个以居四方學者命之曰麗澤之祠學徒雲集幾與陽明等先生雖宗文成而文成之徒往往以通脫無規檢爲得良知本體流弊不可勝言故壹是以真實心地爲本瞬有存息有養言動啓處不失尺寸其意氣鮮所服下而恒以謙受持之穆穆落落如渾金璞玉事二人孝一舉足出言未之或忘沒而擗踊哀號廬于墓者三年弗忍歸葬祭一準於禮自曾大父以來惑形家言不葬者數世食指益繁皆相仗無適任者先生不愛重貲悉爲卜地而厝之不以煩衆子姓伯氏貧而仲氏鰥

無子先生事之沒身衣食豐腆逾於已其喪也附身若槨無不誠信盧生德卿者故授徒堯率僧舍僧兄某里豪也惡德卿而辱之德卿訟諸官懼無左驗則陰署諸生名而首先生豪訟先生及德卿以下若干人於御史臺是建淫祠倡僞學熒惑衆心者御史故不善文成而中豪言削先生諸生籍廢祠四方學者扼腕薦紳大夫宗伯黃公綰方伯應公良數十百人詣臺言狀復先生諸生籍祠以不廢先是有司受臺檄逮先生及德卿德卿亡匿而獨先生詣臺對簿榜掠百方無呼暴聲又亟爲德卿明其無他人言德卿實首難而子爲受惡乎先

生曰德卿以諸生爲豪所窘固當洗之且渠首署吾名
正爲今日賢者急病而讓夷臧文仲固知之吾所學何
事而負德卿爲德卿卒不挂爰書更與同學如故口不
道前事矣先生雅不樂爲諸生奪于父命已舉叔明善
屬文上書請除諸生籍而數數誨其子曰若太父所望
爲公卿者公卿而聖賢其人者也士尚志居仁由義大
人之事備矣誠得爲聖賢固不害爲公卿不者取詬病
更易適足自點耳所耳提面命皆嘉言善行無一及私
叔明舉進士司理武昌先生來視之吾往所訓汝者何
若無負吾所學則可以不負君兀坐一室左右琴書啖

葵羹麥飯而甘之無令司理以養傷廉居二年語叔明
爾不嫌以葵羹麥飯養我幸甚然吾家固饒此何更費
爾買舟從兩奚奴負所攜囊衣琴書歸而過匡廬則晦
庵講學地盤桓久之乃去自是叔明爲比部郎及陳滇
臬皆不就矣先生年七十有奇無他房御旣喪其偶孫
夫人不復娶素髮長委至地步趨強駛日與故友講學
五峰而稍及二氏家言構亭五龍之嶺顏之抱一時據
榻若卧者而實未嘗欠伸振襟跣趺賓客來造請輒先
知其候亭瓦有朱光月朔掌文作丹砂色人異之以爲
仙叔明司理考最繼爲比部主事爲郎中凡三封先生

如其官先生北鄉稽首拜璽書之辱已服賜服朝于先
廟橐之不復御足不履公府郡守王公以鄉飲酒禮禮
先生爲上賓者三卒不應邑大夫吳明故通家子三年
僅得一奉杖履亦不報謝而叔明爲主事當國者以申
韓治至歲課誅戮多寡爲殿最叔明決囚吳中還上先
生壽先生酌而祝之以無冤民壽我而叔明坐決不滿
品罰先生顧大快樂之尋以郎治獄山東復勅厲如吳
中時所平反殆千餘人還朝遷副滇憲事念先生老不
欲行先生艷然曰緬夷聳我邊鄙

天子旰食兒官稱治兵使者所部臨安當要害食焉而

避其難吾不以爲子老夫強飯恨無階執爨前駟兒顧
戀戀膝下耶卽定省溫清有諸孫在叔明強起之滇未
二年先生卒矣先生蓋下堂而傷其足猶時令童子昇
籃筍眺望谿壑間興至口占成韻語諷諷可誦於古好
陶靖節邵堯夫之爲人所著白翁吟稿與擊壤同卒之
前一日命諸兒治殮具曰吾逝矣吾內省不疚不倍學
矣小子勗哉其與靖節委運去來又何符也先生生弘
治戊午八月一日卒萬曆乙酉八月十有六日年八十
有八葬于五龍山之陽又十有四年叔明以四川左布
政使奏最贈先生如其官配孫四贈爲夫人丈夫子一

汪
曰正誼卽叔明娶吳四封爲夫人女子子一爲邑諸生
徐文育婦孫男子五人明志婦朱叅政方孫女繼盧諸
生仲呂女明理諸生婦黃諸生伯新女明允諸生婦張
經歷泳女明試諸生婦徐知縣顯臣女明見婦李從祖
文恭公外孫女孫女一人爲太學生黃志道婦程於婺
歛爲望族當嘉靖朝文恭以斥大宰諂墨及不奉玄調
復以上疏忤旨罷廩廩大臣風節後進稱說之實爲永
康程起宗至縫衣淺帶之士浮英華而沈道德則無如
先生矣先生學如射不失正鵠其所旁綜兼該雖小道
必可觀鴻生鉅儒洵不可名以一家卽位不逮文恭而

名埒之多壽多賢子孫殆有甚焉叔明行且爲文恭貽
穀似穀異地則皆然耳先生身先後四命通奉大夫學
者畧不言第目之方峰先生余因以陳太丘郭有道例
爲樹碑表墓而銘之其辭曰其人士而其學希聖賢其
道正大而其游藝無所不詮其跡田野而其遺澤在吳
粵齊楚蜀滇其福考終命而其示化若仙宰木鬱然有
光燭天是爲永康大儒程方峰先生之阡

封工部員外郎顧公墓碑

吳中四著姓顧居一焉而本支最繁衍溪逸公顯始家
葑溪至子半野居士鉞而富有子三人仲爲封工部公

則今山東方伯君父也公生而開敏讀書三行俱下爲
聲耦意語天出父奇之是能大吾門會鄰豪修卻中父
大獄公上書訟寃請以身代事得解豪陰構盜焚其室
無何盜坐他事收捕父將往證之公諫而繼之以泣須
臾不忍構怨無已時矣豪聞以計殺盜滅口而銜公伺
公出捽而投諸水得無死父卒慟哭酸感傍人居處飲
食每事有降迫老對子孫但言淚如縷縻已爲諸生有
文名四十以高等廩於學官時方伯亦授書朗俊機警
公喜曰吾豈以吾兒成吾志耶因命之其志質庫物落
偷兒手或持券收責稱貸償之人目公長者產遂挫元

配王宜人因是病悸卒獨母韋在老矣桴鼓夜相聞因
徙城居明年島寇起墟里無人煙衆服公先見以爲純
孝之報也伯氏好生分公推讓好者色養母三十年如
一日母絕不之他子所比卒大事身任之父有孽子女
各一人于公婚嫁授以產之半非時索無不立應復食
其母與妻弟感悟自訟其子若孫迄於今依焉公有書
淫雖元旦宗人賓客冠蓋相踵手一編唸諷不休晚好
爲詩渴以飲饑以食勞以息意有所會曼聲高歌擊唾
壺爲節而令善歌者和之皇甫子循司勳劉子威侍御
張幼于周懋修二文學吳中作者公每奏其詩無不賞

譽築小圃雜樹梧竹日憇其中勅母以外事妨吾理詠
方伯舉進士令長興詔之曰而忘而太父寃耶爲民父
母百里內不得有寃民令遷官歸囊無長物公大悅所
親謂公令以祿代耕廉固當抑何以貽諸子公笑曰吾
學龐德公貽之安耳向後方伯宦豫章秦楚以板輿迎
公公謝不往而獨之京師一窺宮闕宗廟之盛而還申
少師父與公俱受室于王少師修甥禮甚恭公坐上坐
不讓疊疊言天下豪賢長者及三吳利病無一語及私
而方伯爲繕郎

上有營建大璫視爲奇貨侵牟萬端郎唯唯不敢駁議

移書戒郎郎謹奉教而公以食廩久次當貢舍之曰君
恩何可久曠就郎郡丞封復就郎封郎爲製大夫冠服
公服以拜賜旋笥之逢掖淺帶緩步當車猶然諸生態
也應門三尺童子客至不以出亡爲解力不勝杯酌而
恒留客飲蝦菜四豆酒五行爲率譚竟日無倦其卜鄰
也得博士王敬臣巷而爲園就忠臣朱公統祠傍所往
來最稔惟袁宗伯顧水部兩公性疾惡如風時面數之
而不匿怨少年有不善懼爲公所知終歲足不至公府
貴人干旄過臨匿不見郡守旌其門曰斗南風望隆慶
初元所司請以文待詔王國博故事徵公公力辭見人

急難如身有之振之若不及受業師老而無家資之終身及其子舊居金湖傍多魚利捐以助里人租庸諸相知問遺若方伯俸稍之贏以給親疎有差不私蓄一錢日行一陰德則食加餐夜熟寐不輒皇皇如有失一旦躍如曰以吾清白而求博施濟衆猶泣而益河之少也與以吾一人施人孰若人人施人取往牒中諸懿美事彙集之爲樹德錄勸戒編讀者興起王司寇所謂工爲仁術者也王宜人先公四十年卒葬武丘之東而公營生壙其左顧而樂之因賦詩云他日青山埋白骨茲辰紫氣護滄洲人以爲不減漆園彭澤素少疾行年七十

親知舉觴相慶忽慘然不樂呼諸子前吾少遭多難瀆死數矣徼天幸及此汝曹強爲善而已越數日卒公故名玉汝取子厚西銘之旨學使者愛其才更曰汝玉而公亦自更其別號庸齋爲栗如字則稚圭家園饒竹公以五月十有三日生是日也田家稱竹醉因號醉竹翁已摘南華語號長梧封人而諸集名因之屢變云公生之歲爲嘉靖甲申卒之歲爲萬曆癸巳其日二月二十有六繼王宜人者莊封如之子三人長其志卽方伯娶於丘次其德邑諸生娶於許次其愈娶於黃孫男六人樹章某某孫女五婚姻悉聞家狀公行者王太學志公

墓者申少師表公墓者潘尚璽其事核其言信而方伯猶以格不得爲公治神道屬不佞倣漢文範先生陳仲弓爲碑而系之銘曰俠客輕財以快其志取或傷廉予不皆義隱士殉名外恬中躁矜也忿戾彼哉高蹈文人無行憎茲多口詢事考言實則何有公不貨取而雅樂施有無人共如劉麟之亭亭物表厚德能容貞不絕俗如郭林宗篤信好古窮愁著書尊其所聞如董仲舒三吳結習權利相競君子居之儀正景正武丘新阡刊石立碑尚有典刑百代可師

贈兵部主事王公暨元配徐安人墓碑

青陽王氏蓋周太子晉裔李唐之代有爲太平令者卜居黃山七世遷新豐宋末九萬公遷青陽名其地王田傳至友益公富而能仁立宗祠置義田族人無終窶者建李青蓮書堂于九子山教子姓而割名田共祀事又三傳皆行善天倫公倍敦鄉人稱王菩薩其偶沈實合德焉是生贈公名世祿字蔭臣公生韶秀警敏而溫文退讓不以賢知先人娶徐安人安人名家女閑內則旣歸公曰君將爲富翁抑爲儒生耶家有藏書唯君所習夫中饋妾自足辦無所煩君矣贈公喜良合吾意于是杜門下帷晝夜誦不休而安人執女紅助之年二十三

爲邑諸生通經善屬文士從學如歸市貧不問贄告不厭瀆名下士出其門者甚衆所著心易說史鑑評人物類考儒林盛傳之旣愛九子之勝復葺青蓮書堂講業其中而爲之記爲文弔供奉有佛中金粟天上長庚謫而下世駕風鞭霆句人謂才可敵青蓮也山有縞溪林水翳然具清遠之致每以佳日獨酌其間嘯咏而歸故號南溪以此館于外念父母每飯輒泣而安人時以甘毳進母病公禱神以身算益親神許之安人復割股和藥病旋起里人欲舉其事公辭不可父母以天年終泣血骨立不入內寢旣塌廬墓不還安人贊葬祭甚虔公

自是蔬素爲常蓋不忍其親而託之奉佛教云每迎致舅氏于家奉之如母安人亦奉之如姑兩叔父早世爲其孤受室而教之母失業安人時經紀其家視伯叔子如子先是嘗與安人乞靈家廟安人夢龍遶身公曰是男子之祥也尋舉憲使長而爲舉子業古文辭皆斐然成章而公尚厄一第安人諷公兒子輩足繼志君可息也公曰然吾聞之荀子賤而貴貧而富愚而知其唯學乎卽吾教子舍學何之羣子弟談道論文俛焉日有孜孜沒身而已嘗讀范仲淹傳沉吟移時若有所失憲使怪問之夫夫晝粥斷葷力學不倦雖在茨簷以天下爲

已任是吾師也小子識之又語之曰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釋氏每于片言隻字中叅悟頓進學者博極羣書無當身心是內豎傳令女史誦詩耳又語之曰三代而下諸葛武侯學術最正澹泊寧靜兩言自道書中出其生平事業可謂豪傑而聖賢者斯善讀書矣憲使服膺不忘初以童子試公讀其文是不舉首卽置不錄時督學使郭公評隲士卜其異日所至較然不爽極稱觀察遂以第一人入鄉校公居恒亦曰若定非青衿中人旣用高等生受廩不色喜是奚足哉父子間自爲知己如此公不治生產卽月奉所得以濟人

緩急殆盡安人亟稱善早疫爲給食與藥而棺斂其死者兩人所全活相當族有訟而毀家爲之解構謀諸安人以母錢爲貧者資不責子白氏子廢養之旁舍一童子侍晨夕問狀安人推食相續公好客日以十數飲酒無算安人竟日不乏供御僮僕莊未嘗厲聲赤頰然而鮮有佚情浮食者安人蚤作夜罷以勤率先之糲糧繒布以儉檢制之也安人病革語其子死者人之大歸吾靡所恨但得若翁百年見若致身青雲耳善事父慎行立名啓佑後人公聞之而悲沒則擗而號曰夫孰有佐吾孝友成吾恬退如吾婦者乎不勝哀思遂病踰年病

力憲使請治命曰有志未伸託之子有子未成聽之天若等力學不辱親入仕不負君吾含笑入地矣邑令田公少所服下獨目公有道氣學博李公誅公長厚似陳仲弓高雅似郭林宗經學似馬季長座客常滿以酒自全似孔北海蘇養直安人婦順則鹿車椎髻教子則剪髮孝姑則舐目無愧辭矣公生嘉靖戊子九月二十有六日卒萬曆戊子七月二十有二日年六十有一以憲使爲鄒令爲兵部郎兩贈如其官安人生嘉靖己丑九月四日卒萬曆丁亥六月二十有二日年五十有九贈孺人再贈安人子四伯一民禮部儒官娶杜某女仲卽

憲使名一楨娶沈某女累封安人叔一幹庠生娶江某女繼陳某女季一讚縣尉娶徐某女孫某人之屏庠生娶汪某女之璉庠生娶沈某女之瑜娶方某女俱民出之璘庠生娶某女楨出之旦娶沈某女之泰聘州守江之龍孫女之璣聘孝廉施鳴謙孫女俱幹出孫女某人楨出者適同舉孝廉江有灃子士遇幹出者一適施國柱一適太學生羅士望子某一字某讚出者一適縣尉余賢子某一字太學生袁承昌子某一字某玄孫某人命揆聘徐某女紹揆聘正理問江鯤女屏出端揆聘侍御劉公某子庠生永祚女璘出道揆聘某女璉出建揆

聘太學生孫選登女憲揆聘某女旦出萬曆庚寅十有
一月某日合葬洪海山右俗所名泥湖冲嶺也垂二十
年而憲使樹石表道屬余爲之銘曰文以君子之辭實
以君子之德遺榮遺名沒齒而無愠色貽子以穀畚菑
肯播而獲黍稷動靜云爲維先人是訓是力帝曰予有
賢臣厥考寔能生殖再命疏爵以旌善慶以爲民式有
女士然後有良士有令母然後有佳息從夫從子其並
賜之勅龍光自天于家于國迺礪貞珉以書以勒舊史
爲銘副之用踴墓域詔爾萬子孫儀刑其永無忒

贈鴻臚署丞朱公暨配王孺人何孺人墓碑

友人朱光祿在明少喪其母何孺人又十有一年而喪
父古沙公並葬靖江西廓官房里公所自卜也會海溢
水且及守冢舍在明以爲憂又二十年而遷葬江陰之
緩山又某年因母何孺人卒遂耐焉在明初爲鴻臚署
丞值覃慶以其官封公而兩孺人格於例旣遷光祿署
丞將考最兩孺人當封而忌者讒之出爲王官歸兩孺
人有今稱要以子貴義起耳又五年余游吳越訪在明
於家從上公及兩孺人墓在明嘆曰是誠無虞水不有
帶劍登丘者乎子盍表而示行道之人按始爲公若王
孺人遷墓志者王司馬繼專爲何孺人墓志者劉太宰

蓋不言合而余始合爲之碑公名習之本儒其字父軌
鴻臚寺序班母劉孺人太父巖嘗入粟助邊爲太倉衛
指揮使性好客客常數十百人公以童子行酒輒人人
厭其意甫卅補邑諸生大放厥辭婉縟有度太父益愛
之將使爲家督不果太父故以貲豪沾沾自喜多易序
班公復免官故嘗所睚眦輕薄少年惡子爭起大獄相
搆序班公念父老不勝獄身請囚怨家謂指使旦暮人
公眇小無能爲也持序班公寢急法當傳考以竣文詆
之公懼選召所善客出奇計走序班公於楚而自願會
逮則又以沈命法榜笞公五毒參至卒不言父所在久

之事益解而序班公業已死楚公陰使人以父喪還歸
而里中人乃更服公孝邑令且悉覆沒狀公甫脫獄也
於是除諸生籍修祖父業積貯倍息名田萬畝他財物
充牣稱是邑令更舉君醫訓科公之爲訓科可二十年
前後更數令事皆倚辦公吐奇舉善彌縫其闕又不欲
翹人過見功陰爲地而陽避之曰非我之爲公雖不操
令權識者固默重之愈自詘不傳時爲薄在前者奉之
在下者扶接之路逢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
之卽怨家遭公懟墨而謝公第笑指其腹中是空洞容
卿輩無筭且善忘不復省記矣公治生大抵祖其先鴟

夷子皮之法以散爲聚與親昆弟絕甘分少而時贍其
疏且貧者其二弟好學不問家人生產賴公成其志族
兄雷病金陵且死而公挾醫往療之爲置木甚美雷卒
無恙則時登木而歌原壤之歌曰吾以彰吾弟之篤於
倫也公沒之日廩餘米萬石橐中金亦近萬而在明方
弱冠散與貧交諸宗戚畧盡人以爲賢而智不蘊利生
孽稱公有子王孺人江陰名家女儷公財某年而已爲
公選良家合法相宜子者公則有何孺人何孺人者京
師人年十四歸公王孺人以身下之而孺人謝不敢兩
相得無間姑劉喜曰吾有兩賢婦何患乎無家悉捐筦

庫付兩孺人兩孺人事之能竭其力以佐公養生送死
無小憾何孺人旣舉在明王孺人咽哺持攜痛疾而噢
咻之不啻若自己出顧不幸不及見在明長何孺人但
言必爲隕涕何孺人雖獨子絕不爲姑息在明少踈弛
而晚折節爲儒有志分則孺人力居多在明嘗迎孺人
之京師不許曰吾何敢忘皇辟女君而獨有其子祿養
已念何翁媪無後則輦之來靖江而死葬之朱氏之別
墅青蔬白衲至老不厭蓋名事佛而實有微指云在明
女兄弟凡五人同在明出者一王孺人出者二別出都
與繆者各一在明有子五人皆美秀能讀父書婚姻名

氏爵里與其曾太父以上世系及公若孺人生卒葬月日詳志中在明者世所指名朱十六正初也銘曰而無以而父死獄也宜而之不以獄死有後祿也而無以而父暴骨於楚也宜而冢中之骨不暴江滸也而之偶不蚤爲子置母也則何以百歲之後穴同父也而子之母不有令子也則何以匹嫡從夫身蓐蟻也陵爲谷也海可桑也一坏之土終焉藏也遠而行者文也死而生者名也不騫不崩名之以文也

汪徵君墓碑

汪徵君名淮字禹又徽郡休寧縣人也縣有松蘿山取

以爲號故人或稱松蘿山人隆慶初元詔徵賢良方正之士所司以禹又名上故人復稱之徵君自州郡庶幾四方豪賢長者則專字之故禹又名最著君父寶新安衛指揮僉事任俠好施往來浙淮間人趨附之嘗捐千金治於潛之大陽橋所幸姬馬夢羽衣人立橋上曰嘗爲爾子已而君生眉目疎朗聲姿高暢知意所及有如成人稍長受六籍百家書無不開解屬文立就若成誦在心借書于手者宗人司徒天啓見而嘆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請於其父得子畜之父不可司徒故程宗伯壻也因以宗伯從孫女字君君籍博士弟子員屢試高

等食既廩矣而後入太學太學師臨海閩縣烏程三公
者射策魁天下鮮所許可獨才君不敢以爲弟子而客
之三年咸寧王冢宰永新尹宗伯德清蔡司空皆折節
與交旣歸松蘿則山人陳達甫江民瑩王仲房方伯江
民璞中丞方定之司馬汪伯玉邀君爲社白岳汶江間
君書法山陰吳興而詩宗王子孟每奏其篇諸君子有二
絕之目焉君故與韓生善生有奴產子沒其貲構生海
中丞所守阿邑中丞旨左袒奴邑父老爲言不聽君逢
掖人見守鈴下誰何之君徐對曰故邑諸生汪淮也願
謁明公新安之俗奴世世子孫不得倍其主人翁今韓

生以奴受法主人人人寒心明公柰何以一奴產子爲
萬主人怨府守瞿然色變下階揖君卒坐奴產子罪新
安人高其義至今稱說之令長博士表君與吳子玉兩
人文行可待詔公車君自陳固陋新安素封侯比屋不
必文士顯設有之易爲雄伯使民受過差之譚非其實
也雖貪清時釋體蟬蛻內省頑薄日薄西山已成老翁
但未白頭耳幸聽野人山叟之願使得盡微命書奏事
旋寢郡邑大夫後先徵辟不就東莞陳明府初上紀綱
白承前致版謁君明府教曰汪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
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板謁可光飾哉率僚佐諸生造

門致羔雁玄纁待以古人之禮梓其集若干卷以傳爲
文清綺絕倫然不欲示人獨好稱其詩王司寇元美劉
侍御子威屠儀部長卿序而行之新安人善爲市而因
以市交甘爲貴人僕役其在休寧爲甚君通倪不率常
檢而骨體不媚意所未合氣湧如山清談高論噓枯吹
生薦紳大夫以嚴見憚少年能文辭翩翩自喜抑專以
鳩合爲務攪世沽名外示苞容而曾詈腹詛君解帶寫
誠通彼我之懷爲諸家驛騎家故饒千金斥以食客環
堵蕭然不恥惡衣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經典交至檢
括參合年未艾治殮具以待盡效陶彭澤爲挽詩遺勅

諸子勿厚葬人服其達男子四人懋孝有父風不佞嘗
游新安就伯玉司馬問其鄉士之賢者司馬首舉君名
字昔盧欽論徐邈世貴清素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
徐公不改其常比來奢靡相倣徐公雅尚自若杜恕評
張閤不知天地間何者美好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
患禍從何而來此兩君子者求其對惟禹又哉司馬不
爲虛美與君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矣故
以郭有道周巨勝例樹碑墓左而銘之曰文章大業後
有代興前有驅除黃山白嶽作者如林疇則權輿維兩
汪君禹又伯玉左啓右肱雅道凌遲獵華拾豔廣交延

譽慕羶爲蟻趨時爲鷲巧取爲狙徵君矯矯俯不戚施
仰不遽蔭退然自下衣若不勝堯腊舜臚意氣所激以
說大人視之藐如其羽可儀彘彘者帛翹翹者車揮手
謝之山林臯壤使我樂與大牢九韶洵美且甘詎饗爰
居一觴一咏偕我婦子瓜牛之廬委運大化其覺于于
其卧徐徐藏諸名山以俟後人有一編書後來觀者野
式其墓邑式其間

王處士墓碑

處士守愚王公某世所名才子穉登父也其生弘治丙
辰八月十有五日其卒嘉靖甲子六月二十有四日其

年六十有九其父景宣其母朱媪其妻蒯碩人其子穉
豐穉登其婿劉佩何銓穉豐娶于馮繼娶于丁有子無
由穉登娶于陸有子無曲無回而皆有女爲名門婦處
士家毘陵故烏氏裔代有聞人高王父金安公善爲星
從中黃門三寶奴下西洋望氣知有風購同人一壺懸
之未幾風發舟覆以壺免而律令出海歸而失符者論
死金安公亡邸家家人不納也則跳之蘇州久之家人
察其真往從公而公已變姓名爲王翁孫洪復贅于王
遂冒王氏洪子景宣好方外家言黃白冲舉之事產隨
手消盡而處士年十四奮身持門戶廝役扈養各受職

考成會大水潰田處士周行田家出簞食豆羹咽哺其
老弱募介特使築堤捍水貸母錢諸農人爲芟捷石苗
費灑諸渠股引水竟無患畝收一鍾而米痛騰躍得倍
稱之息操其奇贏廢舉與時轉貨貲寢寢隆富矣吳俗
卽富無不封已養高服食噐用競爲詭正非常也者而
處士愍世俗之靡薄華冠縱履與僮僕絕甘分少至葬
其翁媪極物壬林無纖憾遺也母弟未有室爲受室周
女弟二未有家爲相攸字之遣送甚豐以歲時已所餘
彼所鮮數問遺年饑發廩國亡捐瘠宗戚知友多得其
力者旣重絕故業則割居第畀季而脫身來毘陵斬艾

蓬蒿而處焉橐再致千金會趙司空視師海上勢糜滅
人其部卒烏集醉飽吏民之家漁奪無厭毘陵諸富人
大恐避宅處士私計師之出入此行也將安逃之且夫
啗賊孰與犒師持糒醪迎致其督共皂牧輿馬小者衣
裳劍帶給炊食噐席蓐皆大喜過望相戒無傷王公薪
木而他富室踰隱搜牢魚肉之矣處士初置毘陵宅也
主人卧病奴牆下欲以嘗處士處士爲具湯沐好飲食
親數存之奴病已泣而謝曰吾主人殊愧王公無何鄰
人與奴閔死坐覆沒此兩事者人人謂處士善用柔也
而島夷日內侵東南徵發如雨有司重仍以大徭困處

士處士資用之更去毘陵之蘇而長子穉豐能修父之業而息之矣于是推家政豐而日刺小刀攜鴟夷與同比者之虎丘石湖諸名勝相羊容與其所得意則迥然而笑或慷慨悲歌流涕人莫測爲何也處士雖業什一而力于仁義行過人遠甚母哭景宣公喪明旦暮以舌舐不休季夫婦死子女于處士婚嫁與人多可少怪而剛腸疾惡面折逆不回有訟鬪片言立解絕不受謝里婦妬者及惡少年嚴憚處士望見輒闕匿處士生之夕月五彩翳而涉獵書記對客應聲占偶語比穉登八九歲能詩而處士獨不悅吾少日饒爲之以善誤人故未

竟兒復中之耶其後穉登詩益有名入太學故相國袁公辟直史館客走賀處士處士笑曰孺子彊執自遂行且罷矣何賀之有始蒯碩人卒葬梁谿後某年厝處士今梅灣之丘以碩人祔海內文章家論次處士行誼甚備而虛墓道之碑屬某代匱焉蓋穉登之言曰周公作詩書逞逞言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武其制禮以祖考配天七曜居下卽文王可謂至德公亦不遺餘力而游揚矣司馬遷成一家言推本父談善則歸親以教民孝聖賢所操一也三代直道爲公以子稱父信如四時後人虛美近誣必易子而稱碑碣表志傳贊狀誄由此其

選也穉登後死幸得與於斯文豈其不能焜燿先人之
望而藉手二三君子二三君子不以穉登故諛朽骨先
人庶無以穉登故蒙疑後代是在史氏李生曰處士浮
沉間閉不言而躬行非沾沾自喜俠烈士者流也然而
才稍見于治生智稍見于暴卒病奴感慨激昂之氣稍
見于誠子爲詩與晚而嬉遊夫夫也寧陳人乎哉穉登
斐然託於處士以老藉第令不深交其人直以文士少
之如守愚公者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又何怪焉銘曰無
以利府爲怨府何薄賈無以貴生能貴死何賤士謂不
近名名自隨子述之謂文無益卒乃益視茲石

汪子山墓碑

汪氏於歛最久最大其族在叢睦坊最盛賢豪長者不
可勝數而子山景純最著兩人余未及見心嚮慕之友
人汪仲嘉旣屬余傳景純今陸無從又具子山行實屬
余倣東漢郭林宗例爲墓碑當吾世而失兩人可借此
自解矣子山名宗尼別號一梧而以字行始祖莘叟公
屢傳至璨子山璨季子也頽而白皙紫髯若虬爲舉子
業不守章句一試不效輒棄去入國學飲可一石酒酣
耳熱詬詈座客貴賤親疎無擇如謝方眼客不能堪然
察其中無鱗甲事已相遇歡然也里人某氏子倚酒爲

狂多把人宿負恣言極切見名勢則垂首嫗媯子山見
則引避之人以此辨其優劣子山家故饒數置酒召客
佐以聲伎閉室酣飲累日常言周伯仁渡江無容復有
三日醒然亦不强灌客客辭不任杯酌卽代之一吸而
盡又爲投石超距之戲几案高五六尺許竦身而踰之
如平地時冠小赤幘白晝羸而走市中觀者如堵墻道
爲哽咽或大笑舉手歔歔之擲瓦礫雨下子山了無慚
色也所知病其任誕厲聲訶之禮豈爲我設哉劉伯倫
小子以天地爲棟宇屋舍爲幪衣吾病其隘因而廣之
使市人共見耳躍絕世俗飄飄神舉卒爲禮法士所嫉

怨家乘隙轉相壓迫以峻文詆之鑄國子生籍爲編民
子山狂彌彌滋甚時自誇咤生厚故安存之慮深事苦
故矜全之情薄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胥靡之人登高不
懼吾復何懼之有已拜醉鄉侯烏用是儒冠爲哉衣短
後衣行歌于市家弊十七八不復問而所施窮乏至轉
貸於人以應之性捷悟經覽成誦日可數千言學爲詩
服膺王右丞孟襄陽劉隨州於今則宗歷下歷下卒爲
位哭之而私淑歷下者退有後言子山唾其面逢蒙盡
羿之道殺羿若於歷下所窺幾何而操戈入室乎吾將
磨厲以須言者踉蹌而走子山隱居放言鮮能抗拒翹

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獨弇州愛其酒態每延致
左坐比之張思光此人風止詭越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已讀子山詩益愛之曰新安多詩人子山晚出而奇惜
爲酒所奪未詣極造微詹東圖述其語以序子山詩可
謂不虛美不隱惡矣子山好古博物家藏鼎彝敦洗之
屬必三代以上法書名畫必宋元以上有貴客欲得其
畫子山不可米元章豎儒矢以死必易右軍王畧帖宗
尼三吳奇男子乃不能守所固有耶貴人含怒陰中以
法以子山素高欲更楚辱將畢命于箠楚賴弇州占護
獲免家益貧所入不足了麴蘖事聞弇州訃嘆曰崔公

死誰更能容睦夸久之卒婦鄭臬幕梓女生伯子聖龍
邑諸生婦孫繼潘季子玄龍婦方生女四爲吳紹康程
明兆吳士博方某某婦側室顧生仲子彥龍婦劉勝王
生叔子季鵠婦梅而側室徐取子之今卒男孫四泰升
某某聖龍出也泰址季龍出也某某玄龍出也女孫亦
四俱未聘字子山生嘉靖某年月日卒萬曆某年月日
年某十有某墓在某銘曰名爾以才士名爾以隱士名
爾以狂士未爲不知爾未爲深知爾余以爾名編于古
三子題其墓曰酒徒汪君神道志其坎曰青山白雲人
也以醉死其側陶家百歲後化土取爲酒壺獲爾心矣

黃伯子墓碑

海陽潛川居安里黃氏蓋江夏文彊裔晉新安太守積家歛黃墩數傳縫家海陽五城又數傳明永樂時伯善家居安子仲餘舉進士官行人子純福純福子社佑社佑子岩暹岩暹子世寬曰蒙泉公娶於朱生伯子廷吉仲子廷義繼以孫生叔子廷紀伯子兒時聞人言文彊事親暑扇牀枕寒以身溫席嘆曰此余祖也孝通神明其子孫瓊琬爲漢名臣迄今本支百世未艾吾何敢忝前哲諸長老奇其言十四歲母卒哭無時幾滅性父強之乃起致喪三年甫冠從父賈巢再遷合肥所條畫便

宜往往奇中其於貴賤棄取若執左契諸老人皆自以爲不及父大喜是天以孺子休我老也何自苦爲父乃歸而病作矣伯子聞徒步而馳五日至奉藥物相啓居不食或浹辰不寐或累月卜筮禱祠靡事不爲父得無死蓐卧踰二十年乃没人以爲孝感伯子擗踊哀號猶孺子泣也有薦新如朔奠思至垂涕洟不能已已其在合肥與兩弟俱斗粟尺帛無所私兒女子或反脣相稽地忍之而後母篤念所產子趣其父爲之策父未卽應夜分伯子屏左右而請大人似以兒異母故難言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兒家督也唯力是視父撫牀而解顏甚

獲我心我復何言治裝以其弟歸弟有子四人資給婚姻諸費無不畢具而父與母喜可知也父亦極愛其叔弟且死以屬伯子若視叔父猶吾視弟伯子父事之生養死哀從叔父累富而子不習事又以子屬伯子門內之親或視孤子可欺也將蠶食之伯子執大義以身捍蔽竟無恙今業滋起矣有誣從叔父之子婦殺婢而中之獄者伯子爭之強得白從兄亦以子少託孤如叔父卒有樹也從子孱惡少年構之邑令將傳死比伯子損其橐爲居間脫之再從子正朝伉厲守高其嫂惑於讒口將嫁禍焉伯子力折羣議而正朝因以出居金陵

子弟才者禮儒生督教之女弟寡外生二人煢煢也以本業之母黨貧數喪未舉二孫未婚具爲卒事里人有爭陳說得失利害相悅以解卵翼其稚弱而周旋其緩急地與人比壤其人欲之未敢言卽讓之不能償券者焚棄之終身無狎邪之遊無靡麗之服無沉湎之飲無饕餮之食恒語家人吾力豈不辦此留不盡之福以還造化且貽子孫暇則讀書咏詩討論古今典故意有所會良夜忘倦又涉獵二氏言時而吐屬闡合玄空之旨邑鄉飲賓率以賄成惟伯子稱德舉云旣病其子奉母來省語其子吾勤脩以潤身雖病身猶潤庶幾儒者之

歸全矣兒專力於學家人產有仲父在叔父則卽安里
居耳已命駕歸病革無怖無苦晏然而瞑舉宗之人舉
里之人哭之盡哀伯子名廷吉字克順歿萬曆壬子六
月四日距生嘉靖己酉某月某日年六十有四配梅林
汪洪女舉子如玠娶蟾溪程惟敬女副室張舉子如璋
娶臨溪吳文泮女女六人汪出者適由溪程太學一繪
副室蔣出者適竹林汪某臨阜吳太學子某字率口程
文學某字洪坊汪貢士某
一未字孫二肇泰肇昌俱如玠出泰
聘草市孫學尹女昌聘劉村江斷事某女卒之十有二
月十有三日厝於古城之麓如玠爲父狀千餘言正朝

爲徵余觀其生平有才諳有信義有友愛敦睦濟人利
物之美狀以爲是皆孝所推知本哉文強孝行載東觀
漢記范曄後漢書第傳之文苑復不言其孝其爲孝子
劉平諸人傳毛義薛包纔見序論而蔡順附於周磐何
所差等曄亂臣賊子也無足爲文彊重伯子有子如如
玠庶幾不匱錫類已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其辭曰
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天性然爾惟聖承天率性脩道必
先孝理仁義禮樂百行萬善無不繇此孝哉吳君不學
不慮自佞年始母也繼母弟也後母視猶一體善推所
爲五服九族具有恩禮慎行其身貽親令名要之沒齒

子視於父知其父者則莫若子若子狀之舊史書之以
爲民紀庸行庸言後有作者莫之易矣

劉仲子墓碑

海鹽劉氏其先陳留浚儀鄉人勝國時以明經擢第仕
鹽官學正卒遂家海鹽者恂也其以子貴俱贈御史及
贈郎贈縣令者學正鳳與子顯從孫玘曾孫滂也起家
進士庶吉士官御史者泰也瑋也官兵部工部郎者演
也朮也官右方伯者炆也立朝有功居鄉有德邑望姓
無兩矣其年與位不逮而行可紀者太學生世坊也方
伯四子伯世挺進士爲比部郎叔世教孝廉季世甄亦

太學而世坊爲仲子敬止其字母錢淑人永州守芹女
婦嘉興項太學元汴女襄毅忠從曾孫也生子祖錫娶
陳給諫所學女孫濛念聘光祿徐必達女徐之妻祖錫
之妻兄弟也濛養聘鄭端簡曾孫文學端胤女端簡則
方伯母同產弟也孫女二未字俱陳出方伯初爲金谿
令仲子生縣邸中已爲撫州守仲子從金谿謝文部廷
案受尚書十七以童子試第一爲諸生韻宇文學比部
稱難弟矣項太學伯兄少叅爲端簡子婚與方伯同師
端簡交最稔少叅因屬太學以女字仲子十九而婚已
入太學文弱貌不勝衣而克勤小物事父母孝日用所

需必手綜理嘗錄諸方以進方伯善之此寧養口體者
父且老執母喪若孺子慕比葬居家舍自操畚下土仲
子從之拮据不懈父泣曰非吾親累善焉得有慈孫事
兄敬字弟和室人化之後先洽比焉季之議婚於鄭也
端簡女孫又仲子大母所自出爲具六禮不以煩二人
所受田粟不足食務爲節儉而婦斥奩具助之旁畝日
辟所以奉養親彌厚憫族之貧者曰自吾先人視之一
體也吾何忍自豐歲出粟量親疎緩急賦有差而裨其
婚喪之費或以奴與產易粟陽諾之而徐以他辭卻之
正綿悒時聞外饑猶計其庾中粟百石是可賑也方伯

宦黔中夢母抱一兒授仲子而婦果舉子名之曰祖錫
以食指衆亟爲諸子治第仲子請構重樓詰其故對曰
兒病病矣有不可諱無令孤寡聲聞於外以傷大人
心父從之手書貽陳給事爲祖錫締姻季弟之師馬君
端人也指錫而語之他日幸爲吾兒師遂卒嘗卜地九
都原吉婦慮之是距家遠未亡人義當執紼如重樓之
命何姑厝工部之側又十年祖錫長乃遷葬方伯過而流
涕是婦也能以節成夫之名以信終夫之志吾兒素所
刑于豈伊朝夕哉仲子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卒萬曆
某年某月某日年財二十有六生平於經史多所發明

逸其草獨輯先世遺文如石屋公尚書解雲巢公譜牒
方伯公訓誡編次成帙以傳晚修西方淨土之業祖錫
嘗以浴佛日奉其像入雲棲寺有人夢君被緇入山云
我今得皈命三寶爲佛弟子矣祖錫未二歲失父母代
父而爲之師文行具舉游太學名公卿皆倒屣延接之
而母項年踰六十上宗伯詔下表其門四方能言之士
贈述累數萬言獨悲父早世不能睹記行實垂四十年
不釋於懷而乞焦太史爲墓志李明府爲墓記謝郡伯
爲墓表鄭治中胡孝廉爲傳鄭胡其婚姻及外生也郡
伯方伯門人與共學者也焦李祖錫之游金陵所嚴事

者也又以余爲方伯同榜中人予三世深交必欲有所
不朽其父余觀昭明文選有碑文有墓志有行狀墓志
有銘而無志蓋古體如此而碑文則與今墓志銘相似
因倣蔡中郎體爲之銘曰君也才士君也孝子胡畀之
生倏奪之死魂無不之魄藏於此生天成佛其說可喜
儒所不道質之常理有婦從一有子濟美垂四十年君
名彌起是在彼法無量壽矣

吳子登墓碑

吳太學子登之沒也洪少卿平叔爲狀董太史玄宰爲
傳爲志所稱引高矣美矣其子元龍猶若有未

足者而介其友潘景升來言使君幸善爲我辭書而勒諸墓道之前按三家文子登名世科世人以科名入仕目館閣清華之選爲登瀛洲子登父南坡公旣名子登且字之而更語之曰科不登瀛洲無爲貴科矣因取瀛洲爲別號以見志而士林第稱吳次公云子登蓋南坡公仲子也其系出唐御史少微其遷吳田在宋慶元間其遷巖鎮則自大父榮始南坡公爲人長者富冠其里而好施名可借人而好讓年九十有四里尊之祭酒邑禮之大賓娶於鮑生子登子登體弱不勝衣父嘆曰徼天之幸兒長得爲我負杖由于事已足何必讀書然後

爲學子登旣長恥不學無術屈首受書治博士家言然非南坡公所急也已負笈游南雍宗伯姜公方爲司成功令嚴子登誦讀朝夕不輟聲又善屬文舉京兆試不第志益奮且恚孱然矣南坡公諱之吾昔者言若何今定何如而會其兄卒父乃以家乘授子登子登不得辭虞諸賈人乾沒其中以貽父憂心計手籌出內子母錢雖銖兩必親之終不分以逢掖老肄其業不廢蓋不第者四五舉而倦且病矣始謝去歸子舍父有瘠肅衣冠而露禱曰世科非壽者相業自知之脫不卽先狗馬填溝壑幸以賜吾翁雖加一日愈於已父果以大耄終鄰

有售宅且徙而其人病且死或甚之曰死等耳徙而死何益不徙而死以難吳氏若子庸有利焉其人蹶起曰何以死詎我我故無恙遂去去不終日死矣故所善備狂易而自繆少年將嫁禍負之置子登門子登出見之曰某也之死而致生之可乎卽不然其忍令骨膏原野昇之室而藥之則已蘇稽顙謝而去鹽官之市濫炎妄起邑長吏披衣出救子登肆在焉見其屋之危若有如十人升而蒙輯者迹之無有也千家煬而爲煙獨子登肆巋然衆以爲神中貴之以礦稅罔利也視新安爲奇貨藉諸富室獨以子登易與遼緩之而事敗子登免矣

叔父文達疾革趣子登來訣甫入門叔父驚曰科來耶何聲之哀也入而瞑爲南坡營兆因習形家言涉水揭河登頓巘嶺間久之而後葢葬事晚居一室藥囊茶竈間以圖史筦鑰灑掃不屬臧獲詔其子曰士有百行吾所未能大要在心無愧耳獨於禮缺如也蓋謂其端居不涉外事云初苦癯人謂不宜男不必壽然行年七十有七舉子四人女七人君子曰此仁孝之報也少卿與子登同舍生又善其子稱子登薄自持而厚倫理卑自牧而急宗親以退爲進以約爲豐又曰父任俠而公儒父輕千金而公子慎一介父喜交遊而公杜門距躍居

恒言以吾之不可學先君子之可其言信有徵矣子登
生嘉靖壬辰二月二日卒萬曆戊申八月二十有八日
元配汪孺人鄭村汪文學大倫女繼劉氏內全女朱氏
懷山女皆金陵人子四人伯之麟卽元龍太學生娶潛
川汪大賓女繼廣陵夏時季女仲之瑗娶王之善繼孫
繼志女皆里人叔之麒娶託山程光祿九齡女季之德
娶同里余文魁女麟瑗德劉出也麒朱出也女七人汪
出者適朱坊徐秉彝同里汪日舒石岡汪國表劉出者
適潭渡許德良叢睦汪重巽朱出者適同里汪太學明
庶王承祐孫男五人麟子壽佛瑗子亮二亮節德子亮
全誠哉是言也人定勝天

高母李宜人墓碑

李宜人者清苑高太保公副室郡丞因母也其父處士
李桂母張碩人宜人早失父母而王母陳字之兒時視
無還立無跛笑不至矧行不踰閩纂組織紆不學而工
里中人聞其賢使媒氏通言王母弗許此豈歸凡夫者

而公業已爲同卿數舉子不育謀王夫人請以宜人來助王母大喜此老婦所以慎相攸也王夫人嚴重宜人事之恭而婉鼓箠播精挫箴治解井曰烹飪事執其勞者不以僕卑爲嫌夏汗浹背冬手足皸瘃晏然無怨王夫人愛之已而伯子奎生而孱而王夫人取乳抱之宜人戴星抱衾裯自若也公課伯子嚴夜分不得寢宜人亦難脂火執女紅坐其旁戒無欠伸伯子舉京兆公與王夫人勞宜人非此母不生此子宜人謝不敢當主君與女君之德也鄙薄微天之幸偶然而已已而王夫人病宜人調食飲視藥物拊摩痾瘵扶持卧起坳而哭之

哀朝夕奠如禮

世宗末年禱祠土木歲無虛日公爲司徒經費朝下令夕告具而北虜東倭數有警軍興百萬焦思紆體持籌會計宿省中不歸乃以家秉屬宜人井井不爽毫髮其字仲子坦叔子堦視伯子恩禮優渥公無內顧一意公家比歸里食指衆戶外屨滿供億能卒辦歲時祭饗若鄉黨知交吉凶問饋豐約一一當公指生平口不言短長御子婦媪煦惟恐傷之瞻察臧獲饑寒或醉飽過差覆護之不令公聞宗戚鄰里無告者脫簪珥周之自奉澣濯之衣麤糲之食而已雅好竺乾家言晨起盥漱焚

香膜拜而誦終其身如一日伯子八上公車不偶欲乞
一官養母宜人不可乃翁神王家非貧何遽謀祿仕乃
已有女爲徐都護婦宜人素所鍾情卒于睢訃至舉聲
長號擗踊無節淚爲之枯因以患瘍食日減貌日劣遂
卒通國中無男女少老爲之隕涕部使者以下臨祭誄
其懿德甚具伯子旣啓王黃二夫人兆而以宜人耐服
除除山西夏縣治行高等擢彰德郡丞凡兩考最勅命
贈母孺人誥命贈母宜人宜人生嘉靖戊子十月十有
五日卒萬曆丙戌十有一月五日年五十有九太保公
七子王夫人劉碩人出者具太保誌中宜人人生丈夫子

二人長曰奎卽郡丞娶福建左丞陳典女贈宜人繼陝
西副使劉效祖女封宜人次曰臺國子生娶南陽郡倅
沈紹代女女子子二人長適徐文衢卽都護也次字都
御史孫慎子諸生重祥蚤卒孫男子十有三人鈐鉉俱
諸生鈐娶叅將尹志華女鉉娶諸生許其謙女鑒孝廉
娶左史王鉞女繼材官王純臣女鑑鑿俱諸生鑑娶明
經孫濟女鑿娶都御史王汝梅女繼材官由容舒女鑿
娶陝西副使邢雲路女繼諸生孫重安女鑄諸生娶諸
生傅守經女繼諸生張以默女鏘娶孝廉張崇壽女鏗
娶郎中孫重光女緩聘郎中甕幼金女錄鈺鏞俱幼孫

女子三人一適諸生陳居慎一字國子生劉以栢子某
一未字曾孫男五人泳聘材官王心傳女澤聘孝廉王
思明女浩淳俱幼曾孫女十有六人一適諸生苑從訥
子簡一適諸生陳士儁子某一字諸生邵弘圻子某一
字明經許爾顯子某餘幼鑿鑿鏤鏤錄鈺鎔奎出
也鈇鉉鎰鏘臺出也銘曰司徒太保古大國君內有世
婦位次夫人天釐女士歸我上卿女君之貳於禮不名
高公舊德多男多賢美鍾爾躬發祥開先其系維李其
產維燕徵蘭絡秀今古同然子爲家督官爲大夫母以
子貴卑不可踰貽厥孫謀五世鳳雛天子申命成史成
百世不毀我裁銘詩鍾萬並紀

朱母滕安人墓碑

滕安人者民部郎朱康侯因母也康侯五歲而安人卒
卒二十四年始葬蓋其尊人方伯公與適母張夫人俱
無恙而安人卒于滇殯之東郭葬不得祔公與夫人而
康侯方困諸生第號其母曰碩人心慟不忍乃以葬之
日更持三年服而爲祠祠張夫人以滕母祔其必祀張
夫人者示不敢忘也不及方伯公者示不敢敵也嘗屬
余爲祠堂記記其合于禮以詔示後人久之康侯成進

士爲民部郎贈滕母爲安人而以使事入金陵過余言
子鄉者謂母以子貴幸而言中徼

天子一命寵光母氏爲樹石羨道彰君賜焉子其再爲
之辭滕之先爲河南人有仕黃州守曰九臯公霄多惠
政旣遷而黃人泣留之重違其意因家于蘄水之巴河
裔孫石潭處士實生安人方伯公成進士則張夫人所
舉伯子已九齡而善病夫人憂其終鮮也星家言夫人
不利于伯子方伯公心動會有以滕氏女賢告者方沈
吟而出使宿巴河夢神語之是人種不可失也公使媒
妁通言處士謝曰吾貴人後卽堙替女恥爲媵而其夕

處士夫婦亦夢神連言大好遂以助張夫人之造五歲
時偕諸姊爲黏竿戲伯兄見而訶止之自是禁足不踰
閭善治女紅旣歸善事張夫人得其歡屬主中饋羹鮪
醢醢腊脯膾客嘗之覺異於昔也夜候夫人寢而後
復其所聞雞聲起矣灑除蠲潔施柳巾拂位置都雅無
不如夫人意所欲出方伯公居南臺則御母姚恭人以
從而夫人病安人代夫人養恭人而朝莫侍夫人藥餌
飲食口嘗而手奉之秉燭侍榻燭花數炙其面又焚香
叩天願以身代夫人病差而更勞苦之若事我卽孝子
不如必有佳兒相報也而安人亦善病乃亟請于公昔

者妾之父母以有幽室數辱之產諭於傅母之教得承
執衣裳之事敢不重拜亦惟是神之聽之庶幾有豚犬
子奉膝下歡而今若此其更爲廣嗣計公大賢之男子
居寬地行廣塗無以相容相讓至於傾軋況婦人女子
恩怨縈於枕席墨丈之間而能容讓又況在盛年哉於
是如安人者復有李姬而安人身下之方伯公爲守從
公常州當孔道日未出而出日已入而未入安人終夜
不寢以須公歸而淪苦茗酌醇酒解勞聞獄岸多餒人
時佐公行糜粥活之其誦佛號而祝宜男者與公等從
公治兵金城則奇寒從公佐藩滇中則善瘴安人意不

欲往而公與夫人非安人食不甘寢不熟卒以安人往
公與黔國事相枝柱思結歡公無繇而會大比興賢能
歌鹿鳴而饗之仲子往觀黔國憐其娟好知爲公子公
出行縣則爲簪履雜佩諸玩好可千金叩闥而奉仲子
爲嬉弄具安人叱舍中兒公門禁故嚴是薦賄誰敢者
急去母溷乃公清白黔國慚吾知不及一少婦朱公之
刑于家可知也已其後部使者薦公書有門絕私交語
公不審所以而門者爲言故公笑謝安人若識過管家
媿遠甚吾今且師若其母賤賤母少少母弱弱乎哉黔
國益敬忌公筐篚不及門而第餉家釀公計絕之已甚

非人情受數畧或疑有鳩而安人醜之尋以病卒安人
產仲子兩月而西行羶鄉手足軟瘰又兩度入滇跋涉
蠻煙茵露中非所願也先是爲酒食犒舍中兒舍中兒
醉飽頓顙謝而安人涕潛潛承睫曰人生非金石豈能
長壽考滇楚懸隔無方縮地衆皆泣下沾襟竊怪其語
不祥疾棘臂仲子而語之有父在安用我爲惟不負朱
公家兒我目不視矣其歲隆慶庚午九月二十有五
日距生嘉靖丁酉六月十有四日年財三十有四葬蘄州
之兆二山去張夫人墓一里而近去公墓百二十里而
遠仲子名期昌康侯其字黃才子十二人之一也或蚤

第蚤世或厄窮以死而康侯身名俱泰冠絕一時非此
母不生此子矣在昔趙無恤周顛陶侃崔道固之屬皆
以庶子開國承家垂名竹帛不聞其母行事若何獨周
陶兩母賢差可紀余觀滕安人順于夫子媚于女君孝
于皇姑睦于娣姒宜于家人至却黔國餉一端大有丈
夫節槩而不及見其子亂又輿尸萬里外無祿甚矣然
伯子與公相繼沒朱氏如一髮引千鈞于今昭明有融
永錫祚胤雖假樂之雅何以尚茲其誰俶之而令終若
是是宜爲之銘銘曰滕故名振中葉以復起者一女
子也朱故世家又弱一箇而鸞停鵠峙者小婦之少子

也顯親揚名帝用褒美者賢母之令子也華表峩峩載
筆紀者方伯公通家子也禰祠蒸嘗延于宗金石竹帛
垂于史者天釐女士從以孫子也

于皇故封于欽煥宜于

崗兩母賀恙下餘余購親安人則于
以無干開國承家垂各竹帛不聞其母行事若何國
母不主此于矣古昔豈無此恩體國別業豈固之國者
策豈世如引讓則死而東對身各具泰錄錄一却非此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十三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蹇公行狀

公名達字汝上更字汝循別號理庵先世荊州監利人
也國初祖法興從軍入蜀隸重慶衛屯來鳳山有黑羊
臥其下倏不見因號黑羊溝稍南爲石橋法興子文壽
文壽子思義配于闕闕吳門女習形家言每出入望臥
羊石橋有佳氣購居之思義子綸綸子應權以功授衛
百戶應權子洪洪娶于耿生文學廷相娶于王公王父
母也廷相子來譽舉進士歷官僉事娶于王公父母也

洪以下皆贈如公官母皆一品夫人公兄弟四人伯光
祿丞遠叔茂才遷季萬戶迪宅在郡夫子池旁生公時
有異徵僉憲公以爲似已愛之甚剋而授書書成誦屬
對對成文爲舉子業若宿構而更學爲詩多俊語僉憲
公以妨業禁不許學日奇進確山令許公與僉憲公友
善奇公以女字公是爲許夫人許夫人歸父母課公彌
勤王夫人篝燈績夜午不休公侍側讀亦如之甫冠爲
諸生督學使者丹陽宗伯姜公深器之尋舉鄉試第七
人明年成進士出寧國許公門佳卷多不定取舍焚香
告天願得名世之臣而得公公後知之曰天數也夫借

資人力以求官職如天何就常調除賴上令邑隸鳳陽
而同城千戶所隸河南不相下歲凶盜起以計禽其魁
貫其黨六十人而治武弁掠盜者輕徭薄賦貶食省用
務穡勸分興學造士崇墉浚隍獎帥諸材官置什器儲
侍而時都肄之不數月而賴大治有中貴人過賴不爲
禮詬於中丞曰是黃口兒寧堪吏耶中丞哂之語人此
卽墨所爲當封也以能勝劇移祥符賴上樹碑志去思
焉祥符都會罔密事叢令長疲于奔命日不暇給公應
之如流訟牒數百千計麻沸不可辨摘一二窾會詰之
倉卒莫能對皆頓首自款有大獄累年不決一訊而服

訟簡矣周宗人無萬數富者藏亡納叛禦人郊關之外
貧者爲胥隸圍奪負販子一切繩以法相戒無犯而禮
其有行誼者使有所矜式三年考最以限年爲祠郎出
使鄭邸謝諸餽遺稍遷儀司員外郎明年實授有事南
宮禮成而加之以敏日讀書屬文當其研思不復知有
旁人高文端爲大宗伯恒屬公視草而虞公不習吏事
出爲山東僉事備兵曹濮捕巨盜若而人桴鼓不鳴操
二尺不避豪右許夫人請劑以寬獄無寃結者出行縣
縣以故事共張邸中許夫人奉公命命家僮辭卻之諸
官屬欽其刑于之化焉會南臺傳侍御上書論文端傳

爲公里人疑公與謀省中有言公短者魏少宰持之而
孫侍御與其僚訟寃遂出侍御守岳陽左遷公知平定
州裁征商過暴者汰里甲溢額者罷租入之奇羨者州
有守禦所隸北畿與潁上同公請得受山西監司要束
西北山俯闕城中請增高而易以石取歲餉之羨可五
百金爲期四年而畢已葺學宮圯者州煥然改觀矣遷
皖郡丞兩臺重公句稽簿書平亭獄訟掄才察吏悉委
聽受成皖卒反側者遺黨不自安夜常警公推赤心置
腹而鎮撫之江防兵離次失伍或與盜通出不意乘片
艇巡傲萑苻晏然盜魁華札父居中丞幕下衆無敢問

按縛之置法市井豪盜跽居民間者以次芟夷且盡形
家言郡城宜有浮圖首捐俸爲士民倡望之如天柱然
皖士科名滋盛其不以遷客自矜抱功修職類如此江
陵之不終喪也沈君典嘗爲書貽其子不聽因病免而
有諸生譏刺江陵某中丞阿邑致之理并中君典以問
公公不可乃已所善惟顏秘書素卒爲清卿三年擢平
陽守至則下教勅掾曹毋爲姦利清廡置平出納抑侈
僭凡以餉金輸府者如其封達三邊宗人從富人假貸
以所得祿償緣手盡出帑以佐祿之不給給必以期有
能文者使與諸生游處中丞言請舍羣茂才異等講業其

中而振其窘窶士爲感奮輯錄清慎勤三事實座右自
倣授諸官屬訓行焉所部三十五州縣民之情僞吏之
得失一一坐照如身親諸官屬亦朝夕恪共若公儼然臨
之也終公任諸官屬若諸宗人毋以片脯益漿造公庭
者三年入計治行爲郡守最擢山西副使已爲山東督
學蓋江陵與蒲州二相深知之而公舊僉憲時士故習
公文學願以爲師云于是取新奉憲書布學官令誦法
與之更始而所重在尚實行養士氣有生卷殊佳夜夢
婦血淋漓若訴者意必此生所寃死覺而訊之果然坐
如律三年而三試之所獎拔名下士爲公卿臺省方嶽

郡邑著聲績者三十年纒纒相屬也其校試于板譏防
嚴密士鎮日無譁而取舍不苛卽被黜詣前問狀指摘
紕繆人爲心折而判則如南山不可移太宰從子試殿
當朴私衣盡華錦公怒太宰方以羔羊素絲之節表正
有司若侈如是吾當爲太宰董正爾朴不貸長安貴人
請謁書逡巡不敢入德王妃頗干政欲得府學墀地爲
子弟治室公持不可王有燕會公亦不赴部使者視學
藩臬迎門外公不從令諸生亦長揖道傍諸生欽其風
範號曰蹇夫子三年擢其省右叅政部海右而有詔南
北臺省薦文武具足可折衝禦侮者交章推轂公遂擢

湖廣按察使備兵蘇松余方爲吳越游逢公金閭時徽
寧兵使缺復以公攝簿領山積不移晷而畢燕享筆札
之間行酒賦詩致足樂也婁江王文肅王弇州與其兩
弟海內有四王之目每向余誦公不容口語具弇州贈
言中尋以僉都御史撫順天銅梁張太保旣定越難爲
薊遼督府請得公來贊之故有是命公延見吏民講求
利害以通州京師左輔庚戌之變王司馬忬始有城後
來埤益者土性不相合爲撤而式廓更新之夷掠我戍
卒戍卒家私以賄贖夷視爲奇貨猛可二酋忸習徼利
無厭墻子路響水川曹家路黑谷溝數有失亡而酋阿

卜戶寇羅文谷命將禽其黨十八人斬其首亂者四人
酋懼歸所掠卒一百三十五人釋劔擻委南聽罪公乃
反所禽而留小酋六人于古北口歲代更夷自是戢復
市賞如故歲侵請蠲請賑又條五事曰寬工作曰放本
色曰便饋餉曰免扣留曰修馬政民德之如解倒懸初
議調南兵近萬人以待戰廩餼倍於北兵十數年來虜
不入而邊城數十里墩臺棋置乃分南兵據臺而守臺
滋多兵滋增公議臺用兵五名十五臺爲把總三十臺
爲千總新臺補兵不補官而諸將冗濫校卒去其太甚
以餉餉新兵諸南兵願歸者聽予之資斧部以爲允覆

上報可南兵營書記稽故支餉之籍而姦人吳公泰輩
無所牟利以減餉嗾南兵謀而叩公門公從容開諭兵
頓顙受命而捕吳公泰等以聞梟于市南兵多閩人其
後閩爲臺察者遂螫公朝議南北兵之不平久矣非公
任怨任勞莫之解散不以爲功而以爲罪乎臺察坐謫
三年召爲大理卿而御史甘公士价叙公功給誥命賜
金綺尋擢戶部右侍郎俄轉左改兵部公乞歸省會督
府張公報薊鎮捕虜功復賜金綺公官爲卿貳二親無
恙蜀人榮之尋擢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督
薊遼保定軍務旣拜命泣曰余通籍三十年侍親財三

月柰何復勤兵革之事疏辭不允僉事公曰聞之管子持宗廟社稷者不讓事不廣間若受國恩厚悉忠不懈盡能不離在此行也吾僉臬滇粵有兵寄俱不敢多殺戮寧失司馬中丞意若無枯萬骨博功名公諾遂蒞鎮虜入黃花堡遣將遮虜斬首過當復上疏曰諸邊議戰議剿以俘馘爲功薊遼則不然西則兀良哈是

二祖所置衛授官而東毛建諸夷所羈縻勿絕者也道在御之而已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後戰弘治中用燒荒截殺啓釁嘉隆中誘仰逞二奴爲患往者虜犯遼不窺薊薊稱天險形勢利

便督臣譚綸始議建臺建牆可以固守臣撫薊亦以爲言顧議論繁多或遞修遞輟或聚修分修或春秋修練或分班輪修葺舊兼新今虜未蠢動牖戶綢繆此時爲然臣以爲墻工最急臺次之他工又次之每年發卒四萬五千人可修十里先其要害餘以次舉計之善者也潮河川潘家口桃林口難以修墻則增兵戍守延綏宣大入衛兵無事贅聚耗餉量春秋警緩急調徹可省萬金薊鎮屬夷勝不相讓敗不相救不虞其合虞其鉢東虜土蠻耳東虜來必合西虜青把都西虜戀撫賞宣鎮諸臣可制其命儻東與西連則遼鎮卽搗其巢

令還顧守臺軍火器爲尚將軍滅虜虎蹲等砲以五爲
列輔以三眼諸鎗虜至輒發馬不得近萬毋失此長技
南將統南營兵以時練習報傳更籌卽雨雪深夜毋得
惰慢哨軍賞加數等哨得實而我有備無患以首虜功
論諸夷跡虜驗者亦倍其賞提調守備事權一而昌平
鎮俱守備薊鎮俱提調乃或以提調遷守備非同功一
體之義宜皆爲守備近關邊寨軍多于民者責邊臣十
里以內責有司有警督軍民收保毋爲虜餌河南山東
更番戍卒揭竿爲挺將安用之令具甲冑弓矢宣大兵
將入關應援故有信地紀律申明率守凡十事著爲令

而東西虜犯河東督遼鎮文武臣自鎮虜臺以銳師宵
加虜斬二百四十七級而按遼御史胡公克儉言公飾
罪爲功公再疏辭任

上優詔留之科臣鍾公羽正等以吳縣去國公其同榜
中人復行彈射公三疏辭不允先是長昂以停撫賞歲
失二萬六千金糾二虜犯邊撫臣王公致祥鎮臣張公
邦奇報公公屬所部戒嚴未移文征調也而御史林公
祖述謂公張虜勢損國體公復再疏辭不許閱遼事者
省臣侯公先春論功公得給誥以所居官封二世尋命
協理京營戎政而王夫人訃至矣會倭寇朝鮮軍書旁

午強起治事于山東遼海間設斥堠謹偵探而陳備倭
五策分重臣管南兵留班軍儲芻粟預戰艦謂寶坻尹
袁黃有將才請隸幕府日夕治東征甲仗舟楫備醪摧
秣灌輸不絕所簡精卒會戰於金山揚州諸路戮數百
人其年虜入鎮夷堡授方略斬馘過當公初拜戎政命
則已廉諸文武臣應薦劾者爲疏未發而有母喪例不
報命或謂草泄貽患方大遂上而歸諸官屬之以賻來
者逐毋近轅門而債帥吳惟忠以餽公爲名斂其下二
百金詭云饋訖明年京察臺省因言公以憂歸而具疏
意在薦賄公亦疏請案問已而諸督撫臣論公功而御

史陳公遇文高公舉覈事皆誣惟吳惟忠一事罪自有
坐于公無與太宰富平孫公御史大夫南昌袁公言公
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極身無二請俟終制召用報可
適薊遼總督缺部推尚書王公世揚侍郎王公基趙公
可懷公居次

上用公公疏辭不允趣之官益濯磨振奮罰不諱強大
賞不昵親近首言標下奇兵歲糧殆四千而以轉移無
常事人司之是以狼牧羊也請設遊擊將軍一人領之
保寧營兵在石匣營協守兵偷安乞改標下仍令戍
石匣便標下聽用官七十員名增至二百率賈豎廝養

糊口四方之人請如舊數而止分番執事南兵諸匠作
附名標下者以其壯丁守臺而驅其老弱總兵尤繼先
招夷丁日多恐有他虞不得再收十二路守臺兵重懲
其隊卒之腹餉者臺兵安土重遷矣修邊之議公去後
作止無常至是停內地而務衝邊如可固守不必爭高
厚於尺寸禮部以三衛屬夷賜予過濫欲革名數公恐
其缺望生變惟酋故之日襲者有世職無世賞而易
勅書授之若朵顏酋小歹青馬木二市三年奉約請加
賞公令東西二虜如之而領以道臣毋委諸武弁獐獮
二酋爲寇官兵禦剿之寢其賞額二酋悔罪鑽刀說誓

雷火焚長陵明樓蟲食諸陵松栢大雨水逆行神路石
橋及諸邊墻臺損者過半疏自免以謝災異并乞太僕
十萬金通倉米十萬石以賑罷礦稅釋繫囚賜環諸臣
以言責官守得罪去者又言工部通薊昌遼保餉金八
十餘萬部旣匱竭兵又不能束手就斃請發內帑濟之
不報而密雲城亦毀于雨以標下兩營兵濬河渠築城
壩爲粥食餓者三年報政晉司馬任子太學生已御史
沈公時來論功加太子少保賜飛魚服以十年中召回
人口六萬四千加太子太保復任子公疏辭不允長昂
與東西虜犯界公早爲計虜遁去轉犯遼遼復有功長

昂奪冕墮馬死而公里人御史與四明稔四明庇之免計典言四明者謂公因御史通四明用公公兩疏辭不允薊帥尤繼先收降夷八百公先已策其不宜繼先榆林人也請調之榆林而未與撫臣涇陽劉公議兵科以公縱長昂與撫臣立異爲非是公復疏辭不允闈高淮之播惡遼也公首疏論淮招亡命數百人以寒月行邊士庶產不及中人者椎牛醜酒以獻小不直意席捲捆載其家具如洗甚則榜笞雨下暴骨草野父子老弱繫虜相隨於路每言

上許爲鎮守其威內扶其輔外布藉口入貢從五百騎

悉擐甲持滿次廣渠門遠近震駭進退不請擅行不顧逆節萌生其歸虐焰必張遼人莫保首領有走虜閔匿耳無遼且無薊如京師何不報淮致書公謝過以厚幣爲贄公麾之而所私役遼鎮紅旗馬一千四百薊鎮東路兵三百九十悉歸官矣淮徵稅歲三萬有奇私賦倍之每虜市奪其善馬駑者強勒堡軍以重價購遼人正營思亂請亟召淮還京治其羽翼宋希曾輩雷擊天壇旌竿復論如前不報公方與撫臣議西虜班白二酋連東虜入犯所以制禦之策而淮忽自疏其按邊調度兵食指揮諸將矜詡功伐公見之髮豎皆裂疏言內臣不

得預政典兵祖訓炳如日星淮矯制侵官開釁興戎廉
問禁錮庶無養患不報而前屯高領松山廣寧開原諸
兵變作中外洶洶言者章數十百公後先五疏暴其罪
上始從公疏徵淮還京而宋希會度遼人不容謝病還
廣寧將竄奴酋爲中行說公又疏論淮先檄守臣懸購
兩惡下獄而其黨徐文勝陰結力士奪希會衆知狀木
石雨下兩惡駢死矣淮之未歸也辱監司郝大猷弟衆
噴而噪甘心于淮淮迫脅主事李如檜別駕王修行蔽
翼以行公所遣叅將米萬盛李登監淮者至通州二十
里遇淮淮潛居延壽寺闕

上意兩人以君命不敢宿促之入都門公知宋希會徐
文勝之死也淮必藉爲口實疏言淮贓賂鉅萬皆藏其
家寶坻之龍窩或轉寄京師其黨惡尚數十人并請逮
問淮遂誣奏同知王邦才叅將李獲陽掠其貢物

上遣緹騎逮兩人公三疏爭之不得淮憾永平郡守高
邦佐不爲禮且治其下人誣邦佐爲之周旋始渡灤河
郡倅王修行爲經紀行李無長物兩人與李如檜恥之
公復代爲分疏不報公所糾偏裨將與諸邊監司之以
計典去者部覆部推不下遼按臣亦不下而千戶李英
妄言畿內牧馬草場地可加課二萬金田野囂然喪樂

生之心公䟽力請如水投石不任憂悒而坐淮事益憤
食不下咽臥不帖席䟽乞骸骨歸里三日而疽發背猶
草䟽傳檄如故爲書與長安薦紳曰民力中乾虜情外
狡兵餉久乏稅使日橫封疆之臣計無復之有死而已
其志足悲矣議者謂淮不去薊遼禍不忍言

上獨采公言去淮人謂其功萬于誅虜焉淮百計撓公
廷推大司寇大司空皆不報初公奔母喪哀毀垂絕而
重傷僉憲公意與兄弟及子孫破涕承歡司馬趙公中
丞曹公憲使傅公最爲衿契月數過從又使其子與張
工部高郡丞歐陽邯鄲沈劉孝廉諸君締社所分賦詩

及課業時爲僉憲公誦之解頤也先爲王夫人請卹得
旨加祭一壇司空下所司治葬葬龍山之陽以許夫人
柩服竟而僉憲公病沈滯公相起居視藥物自非寒暑
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或浹辰父卒公年且耆而
躄踊號泣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弔者莫不垂涕其卜
鳳凰山以葬有神前定事甚奇語具李宗伯爲僉憲公
狀中叔弟早逝事伯兄如父丘嫂嘗乳哺公仲子伯兄
無子因以仲子爲後伯兄久困諸生爲入貲除光祿丞
而丐四方能言之士稱說之季弟父所愛也累鍾之奉
分與之共而先世重慶衛百戶傳至遴爲再從弟無後

以季弟承之加級爲萬戶葬僉憲公預治冢左右曰異日父子兄弟魂魄聚于斯也歲時伏臘子孫上觴望二人墓而拜酹已再拜呼兄嫂奠之而後舉季弟與伯子匍匐走檀州哀不減於二子守備遼有遺貲千金則以付從弟茂才遵與其子宗稷宗召從弟茂才選艱於子爲之置媵從弟進失其養地給之無倦僉憲公欲立家廟未就公爲專祠屬宗子主之而置祭田若干畝以其贏振族之居郡者若居江津者僉憲公有所蓄族子割田贍之母黨窘而待舉火婚而待六禮沒而待棺斂聞而待解構寃而待昭雪者甚衆婦之黨有妻無子而妒

公去之爲娶名家女舉子許氏如綫之緒延至今弟遷婦任從一而終任外家爲安居胡中丞僕盜其財以富無禮於主人執言于當事者正其罪蜀歲饑貽書伯子悉發廩粟以食隱民里人汪侍御卒京師部署其喪占護其孤從僉憲公觀察秦中其長爲山西裴公督學爲羅山尚公三公子弟與郡邑高等生爲文會而令郡邑吏差等之每以公首公歸應試尚公厚爲禮而贐之曰蹇仲子他日必爲名臣吾兒亦可望科名懼不令終惟仲子念之尚公子以進士家居遭奇禍公爲大理得減死論守平陽裴公已沒存問其家又召其孫麾下累功

得官其于人才特有鑒識丞畹善其理吳璟璟有子壻
謝廷諒覽其文曰必爲名士督學時以于中丞若瀛不
舉第一至與同人爭于卒爲聞人里人若鄒給事之屬
皆物色稚齒中不可一二數也然絕不爲人居間余入
蜀比一歲書疏往返以十數面晤四五語不及私國計
民隱則慷慨盡談無諱檢制僮僕有入公府若聲色加
編戶者雖細不貸服食蔬儉母夫人以吳綾製衣衣公
終身服之無斃也播酋初叛持重幣乞公爲地公撻其
使閻宗泰趙以仁束而詣吏有所親從吏者斥之愧而
逃以憤死伯氏奴與播人于仕進市木白郡守行法而

爲當路言酋必反雖然阻兵無衆安忍無親可計取不
必血刃也酋憾公甚旣犯綦江聲言入郡將不利于公
郡人懾竄公佐文武臣城守而以金錢勞登陴者吾爲
大臣恨不手戮賊卽若等逃與守死等耳孰若死守然
賊必亡無懼蓋邢司馬勘酋郡中士大夫言酋可無誅
流言士大夫啗利養惡糜爛此一方公卒不自明先是
太保粵葉公聞之以告申吳縣衆猶未信比酋授首簿
錄其家得所計行賄主名巨細無遺獨公不與少傳魏
李公太保粵葉公學使齊傳公司理汝高公先後聞于
朝朝議嘉其廉正公所繇起家矣播酋平有欲加兵安

酋者極言其不可黔蜀人陰受賜不貲公碩大魁岸美
鬚髯長者尺許聲如洪鐘自少卽有志天下事坐而策
之百不失一如寧夏楚宗之變皆中所料最嚴事漢壽
亭侯每事必告居皖夢侯語之爲我公祖已守平陽解
在部中高淮張甚公請于侯更力陰得濟其請內帑亦
然累世信叩叩之奇驗嘗與聯和至百韻後爲一小令
贈公末云再揮戈薊北重整舊江山驗矣銅梁張公爲
僉憲公同榜鮮所服下惟許公可當艱大由令爲儀郎
謫爲督學爲督撫司馬官保功名相等埒云公卒萬曆
戊申七月二日城中聞有聲如雷者三有椽夢百人昇

公入雲中呼其從行越三日椽卒距生嘉靖壬寅八月
十有七日得年六十有七當生之日祝

萬壽竟輒杜門謝客以爲常遺命無請卹伯子復却諸
賻以成公清德言者因遼左以地予夷詞連公四年而
兵部以御史吳公崇禮錢公桓蕭公淳論功請

上特爲公任子下宗伯從優給卹與公好學至老不輟
詩文不循一轍而合古法然以功掩奏議二十四卷集
若干卷可窺其政事文學大略焉最公督府斬首生得
虜踰五百他小捷與得夷牛馬器仗諸還我生口若奉
金綺之賞不備載以公不伐功佚其籍也元配許公某

女繼朱某女俱先公卒俱一品夫人子三伯宗伊恩生
娶兵部尚書趙可懷女繼光祿署丞蔣汝龍女仲宗傳
娶御史楊鳴鳳女繼布政劉世賞女俱許出叔宗呂聘
博士江應棐女未行而卒繼聘喻太守某女側室王出
也女四長適兵部左侍郎楊芳子恩生士偉次適右都
御史劉世會子庠生績次字御史張似渠子顛南次字
主事張孝子某孫男二以履聘孝廉羅世彥女次以升
俱宗伊出孫女三長宗傳出二三宗伊出俱未字先方
伯同僉憲公成進士同官郎署甚歡甲寅先王父攜余
北上公亦奉其王母行公十三歲余八歲以通家兄弟

過從無間五十年善相摩情相洽也公謬以余爲能文
數爲公子稱說之伯子伊臚列公遺事七十二章事核
而語工不遠數十里過余泣而請曰先君子所號故人
知已惟先生在耳幸爲先君子狀將丐志若神道碑于
名公卿大夫余不得辭以所睹記質諸仲子所錄合者
詮次如右無敢爲兩喜溢美之言也

太僕寺少卿王公行狀

王氏之先山東曲阜人元時有爲德安路總管者曰安
值紅巾亂留家於京山縣東馬耳山四子季曰福四福
四子曰子禮有局幹部署徒衆據縣張良山自衛

高帝義師略郢子禮以衆附授之官不拜而占籍爲京
山縣人子禮子曰思文思文三子伯曰諒諒五子仲曰
伯珍伯珍三子伯曰易叔曰希旦舉進士累官按察司
僉事贈伯珍大理評事易三子季曰大韶贈按察司僉
事娶于陳贈宜人世有處士之行而僉事公兩以儒士
應辟召當得安陸州廩生憚遠遂弃去隱大月山學徒
歸之如雲三子伯曰橋仲曰棠叔曰格字汝化是爲少
泉公與伯同舉進士伯累官左布政使公累官按察司
僉事晉太僕少卿僉事公與宜人皆以公贈也公生弘
治壬戌十月八日骨相奇偉精神端審五歲猶寡言笑

七歲聰識過人一聞必記僉事公授孝經叅質同異縱
橫敏贍八歲僉事公授經歸德蘭若以公從老僧舉春
臺四角正使屬對公應聲曰佛殿兩檐高僧大驚服自
是日誦萬言暗寫略無遺脫爲舉子業才意新拔率爾
執筆亦有奇致十一歲僉事公與陳宜人俱病而語布
政公季兒邵亮必成令器可善教之無何僉事公宜人
相尋卒公哭無常聲無常時面深墨唯泣涕處見其本
質焉布政公寢則接席誦則對案至應休散獨留不起
恒以夜繼日燈燭或不給移書就月寒甚取束蘊火稍
爇之烹杯茗佐渴詣微之時卽雷霆不入也已從布政

公游南雍諸先輩鑒識公周旋異常嘉靖元年元配潘
宜人來歸七品散官九德女也公出就試德安德安守
李公重有廉直聲督學使者屬以試事得公文絕愛之
使騎迎入便坐問六籍百家之書承響而對已問漢淮
陰宋鄂國兩將孰優公曰鵬舉哉反復千百言守爲避
席起敬而出見其妻子深相賞好如布衣交已爲縣諸
生督學使者秦許公宗魯高流特譽鮮所服下擊節嘆
異公此吾輩中人以第一人應鄉試登第十一人明年
試南宮學士姚公浚首薦之同事者持不果榜放都下
傳誦公文幾于三都賦其年選庶吉士二十人讀中秘

書公與焉吳袁永之華子潛陸浚明越屠文升秦趙景
仁一時人倫所宗上下倡和文必秦漢詩必唐大曆以
還雅道蔚興館閣體爲一變矣方是時楊文襄張文忠
兩人不相能而諸吉士私議大禮常左文忠文襄請授
諸吉士史臣若臺省官文忠執奏不可公坐是出知永
新縣朝士名素乖意罔罔公退然謝不敏莫非王臣柰
何擇官自效趣命駕行比至而前令胡公亦邑人以他
故未發公舍外館須之已于事而代首原逋稞罷雜徭
檢行饑傷而稟賜之邑桃花洞故盜藪蠶食民田不應
租調復四出抄鹵上官檄公部千戶所兵往討公度兵

貴先聲不在殺戮啓行有爲淫祠以其神當道公奮曰
吾方興問罪之師罪莫大於左道惑衆鞭像而毀其祠
盜聞之恐是不畏神寧畏盜弃甲仗持牛酒犒師公慰
遣之按行其窟宅秋毫無犯履畝平賦視民無筋重輕
衆歡然受要束到于今無異議有富人子他人子而後
有子者其人死所子子賂公覲中分遺貲復介長安貴
人爲地公正其罪邑人廩然奉公符如火手無小留而
爲春風堂羣邑士秀者講貫其中如尹宗伯龍觀察十
數輩爲世名臣又遴得節婦賀劉若而人表宅里教化
大行三載考績擢南京戶部主事從游呂文簡先生之

門嘯嘽道真涵泳聖涯踰年改刑部數月擢戶部員外
郎監兌南畿蘇松諸郡而袁永之里居矣妻黨構誣之
公力爲白已擢四川僉事取道里門脾病大作再踰年
爲丁酉入蜀則代公者久矣部使者大比士留公爲錄
文以式其冬如京師待除司寇楊公遣子守魯守愚從
學卒爲聞人戊戌除河南分巡河北三郡繩貪墨蘇單
赤申枉抑興學校數過崔文敏何文定兩先生考德問
業諸孝廉寘策輩著錄弟子籍河朔爲之響應會

上南狩次衛輝而行宮火火自宮發于外無預而先時
中涓索撫臣賄連手縈之公排衆而入扼其魁吭數之

曰何物細人當輦下辱大臣衆始戢翼日忽旨內降逮公及撫按藩臬七人杖而削籍後陸中尉向人道其事蓋中涓流言熒惑上聽故及於難而公角巾衡門夷然自暢矣辛丑郡臣請修興都典制則顧司寇華玉主其事而公與顏亳州維喬王裕州稚欽載筆皆楚之望也公所論撰最多書成受金幣之賜乙巳建郊廟大赦復公章服如故里中從學者數十百人去而爲顯官以文行名家若劉方伯侃魏進士良知董郡丞良卿朱令朝相馬令政田令登庸夏令崇誠郝廣文承志其著者也隆慶初朝臣請錄叙耆舊公年六十有七不欲煩以事

特授太僕少卿致仕諸言事得罪京朝官如羅達夫楊用修贈不過五品惟公等數人由外寮晉九列階中憲以上其聞望殊尤可知已所著詩若文近百卷京山縣志二十有三卷弱年師古晚節匠心不因循寄人籬下耳目所接家國憂喜之事播在聲詩大篇短章諷詠虛室侍兒從旁錄之或有句而無章章成而無草草強半亡失不問客請公緒正公言吾遊戲翰墨且以永日寧與雕蟲童子鬪健耶嘉隆以來才人若胡元瑞詩藪顧玄言國雅李時遠詩統余汝成百家詩謝少安詩抄李于田藝圃江山人風雅公諸體咸入選全篇則高仲武

之間氣殷丹陽之英靈摘句則王融之采柳惲沈約之錄王筠方諸古人奚翅無愧色哉序公集者若崔仲鳧顧華玉王元美高伯宗劉正言陳玉叔諸君子盛相推許越人王夢草吳人方尚贊趙人宋登春負笈載酒虛往實歸吾邑二百年文獻天授公造草昧矣蚤孤終慕父母言淚恒并嚴事布政公旣貴且老矣鞠躬屏息不呼前不前不令去不去布政公意烏猝嗟子孫輒長跽移日莫敢一言公隨爲長跽謝而布政公甫霽威兄弟同宦于朝歲時割俸稍相貽曰吾祿不逮父母伯兄吾父師也一飢能忍忘之郭有盜警公仗劔督家人往禦

盜遽遁布政公沒齊衰三年丘嫂郝夫人方安人執小叔禮甚恭潘宜人象之後先白首協和布政公冢子侍御史贈光祿卿宗茂少公十歲有籍咸之契迎之永新邸中談道程藝光祿公日聞所未聞旋登第爲御史憤分宜濁亂朝政露章劾奏實公舊相評議也光祿公沒覆護其子孫與仲兄子孫恩隱周渥宗黨千人錯居四境或不識面公撰日率以展六代墓爲文勒石踣墓域已置酒大會爲凡授仲子譜其世系有無相通慶弔相問仁讓之風師表百里嘉禾同穎驟見名田中是孝弟之徵也翰林體貴倨年少不無矜尚公布袍浣補菘菜

鮑魚不厭徒步往來以爲常所蒞官請謁絕路白晝垂簾門階闐寂罷歸吏民憐念送故甚豐堅拒不內居止附身所須無長物也久之子孫爲公經紀而廛畝差具熊太僕應祥語人王汝化非三寸不律是腹笥五經不堪救饑也食指繁邑屋迫隘諸子出就別第一夕載敝簾數事而去公笑曰張岱分財封置箱中張減隨後改易吾所不如然亦不爲陸賈煩汝曹給人馬十日酒食其清約如此公雖文士而明甄故實練習律令黠吏抱訊牒百數嘗公一覽而盡暴其舞文舞法者若干條吏咋舌斂手同舍郎監貢金公目左右此一鋌覺有異投

之火則贖物也衆駭若神亢村行宮公爲植走馬步地計馬足賦功區段次第不失尺寸郡倅不如約縛而杖之事力數萬人無吳譁失次者其在南雍宸濠犯順將下金陵金陵姦人私與通將吏戒嚴公策安慶城堅守將楊崔輩饒膽略濠難飛渡果如其言施中夷黃中叛楚憲使王公提師征之謁公問計公以桃源夷相譬王公唯唯夷卒降附日著芒屨齋前習行示諸子孫安不忘危猶陶公運甕之意也嘉靖初柄臣不悅王文成抨擊紛然公草疏且上同志者尼之是徒爲文成樹敵耳乃已其論湯武放伐有慚德論昭烈取劉璋非過論程

正叔覆舟不宜正襟危坐論羅文毅李文達彈事非孔子親故之道悉本天理人情歸於正直忠厚識者躉之淵源所自得之涇野先生深矣游峨眉遇道人韓飛霞還山遇雪叢翁領受秘密旁綜服食吐納之術蓬首緩帶屏絕人事跨積寒暑坐榻爲穿以故屢邁危病分必死而迄無恙身長八尺肥白如瓠鬚髯如戟腰帶倍人而步履矯健太和太洪兩山峭峻摩天却杖而登少年瞠乎其後庭無日無客客亦無所不有酬酢談諧觀博弈勝負雖午夜不欠伸風日清美心賞諧會則呼二三子及門人密戚昇籃筍擁輕蓋放浪山水間一彈一詠興盡而返始雄於飲偶醉小劇勅斷酒不復進年方強仕無故而投之林壑若塞翁馬海翁鷗得喪浮沉未嘗關懷

世宗崩遺詔至號哭失聲哀感路人阨窮不憫遺佚不怨何以尚此布政公之得謝也邑父老爲社者九人公年五十有五以司馬公例入萬曆甲戌爲會者五人先太父南臺公祭酒公七十有三次之壬辰爲會者七人公年九十有一祭酒諸尊宿相踵逝而公歸然獨存楚臺臣前後以人才薦者章十餘上奉詔存問者至再鄉禮公大賓財一赴虛席待者四十年卒之前期日與少

子宗寧揚扝性命之學宗寧辭理清舉公爲解頤已聞
周元公父入祀學宮喜而爲紀之已夢伏犧有熊二帝
召爲九日飲促宗寧視日早暮俄大星隕公遂卒萬曆
乙未九月三日也年九十有四距其成進士之歲七十
年父老傳有形家望靈濟山是當出異人公家其下生
時繼祖母張夢陳宜人手捧二日則公兄弟當之矣齊
武帝有言百年人何可得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然而
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如褚炤所恨抑處士無才能
圖作大老子如沈曇慶奚貴焉某慕鄭莊之爲人好稱
說長者奔走四方三十餘年於茲其有琬琰爲心玄黃

成采出則龍光處則鴻儀歷五朝垂百年子孫蕃碩龍
鳳虎豹未易優劣下逮曾玄身親見之如公戩穀純嘏
者天下一人而已耄耄必八座三公專使臨視非是與
庶老同竊議古養老禮筮序年德不以官秩爲限安車
蒲輪徵公備三老袒割饋食人瑞國華其在斯矣而未
有爲言者少卿四品沒有賜祭又以虛位不與壯不顯
庸終不備物是缺事也然公所以不朽安借此乎明興
謚文靖者若蕭山魏家宰洛陽劉少師兩公年踰九十
公位遜而齒德儷之邑縉紳大夫學士倣漢東京清議
謀所以易公名者某請用兩公謚僉以爲允諸子孫復

委某狀公憶沈隱侯云謝安石有碑無文緣時乏麗藻
某何斯人而任斯役先妣嫡夫人爲公從女弟亡妻贈
淑人爲光祿公仲女爲公從女孫有少不誅長之義固
辭不獲悉數公嘉言善行更僕未終第按少子年譜諸
孫筆記述其大略如右金石竹素圖芳撰德以俟夫命
世立言者潘宜人先公五十一年卒繼謝宜人庠生廷
言女也適兩宜人者有陳孺人張孺人俱先公卒最公
子七人女二人孫七人孫女七人曾孫十有八人曾孫
女七人玄孫四人玄孫女九人晨興乳媪抱諸兒女來
盛以大箕環列几筵公通摩挲一味之甘分而食之跳

跟蹄笑胥公丹棘青裳也子一曰宗予二曰宗彥三曰
宗教四曰宗休五曰宗寧六曰宗楚七曰宗克宗教早
卒長女適楊太學皞子叙州府知事廷策次女適唐任
丘縣丞人子鄧州同知應蓮子彥教楚廷策婦潘出也
休寧張出也克謝出也應蓮婦陳出也宗予廣西藤縣
丞先公卒僮瑰璋治行流聞事公就養無方輿論謚
曰惠孝婦袁引禮舍人章女年八十矣娣姒中首稱壽
母焉子四人曰超曰準曰垣俱太學生曰召茂才公命
爲宗楚後女二人長適魏典膳鵬子奉祀良度次適董
郡丞良卿子茂才敦垣二女袁出也超準貳室黃出也

召貳室宗出也超婦廖平湖丞亨女子一人應碩女三人伯適董茂才定之卽敷子仲適景陵邵宗易子茂才維垣叔適魏茂才準子茂才翼明應碩婦魏卽良度女有二女一字孫郡丞鳴教子諷一未字準婦楊卽廷策女子二人應秩婦魏茂才試女應葵未聘女二人長未字次字潘茂才曙子文燦垣婦朱宣平今朝相女子五人應翼舉已酉鄉試應軫應奎應璧俱茂才應箕女二人長適馬茂才呈極子茂才雋次未字應翼婦廖茂才潤瑞女有二子一女長子鑾次尊應軫婦謝儒官懋賞女有二女應奎婦高太學思讓女繼吳茂才天授女應

璧聘唐郡倅堯臣女未二十而多子甫三十而舉孫亦以垣爲首宗彥嘉靖壬子科舉人先公卒德宇寬裕詞鋒景煥侍公疾罷不應試婦秦貢士宗道女貳室李隱君南女子一人曰塗茂才先公卒婦楊甌寧永蔭女子三人應聘廩生婦廖茂才潤璽女應召茂才婦劉封御史希臯女有二子二女長子玄邑諸生聘董茂才啓女次子慶未聘公初得玄孫故名之玄長女字屈州守仰之子子偃次女字胡孝廉機子其煌應揚婦孫監事鳴和女繼彭太學三省女繼胡茂才宗渭女有二女長字茂才彭鯤化子孔比次未字宗休茂才舍德之厚比於

赤子亦以侍公疾辭不就試學使者高其行誼賜一級
爲儒官後公四年卒婦潘宜人弟處士輅女子一人曰
制萬曆甲午科舉人女一人適潘茂才國修子達與制
同舉頌福善者取爲口實焉達今爲成都尹制婦孫鴻
臚鳴謙女繼陳應城茂才邦賓女繼李某少弟中書舍
人維楫女子三人偶亶聘余長男太學營易女子亶聘
茂才魏九扈女天亶聘明經孫鳳翥女女三人字某字
某皆某外孫也宗寧茂才經德不回有古人風婦周潮
州通判延祚女子二人鄧郢俱未聘側室李氏出女一
人側室陳氏出適李茂才維翰子茂才自實宗楚嘉靖

甲子科舉人先公卒某同社同舉崖檢峻挺而閱覽博
物與仲氏可謂並得公筆婦胡贈太守鈍女未三十夫
喪矢志不更二庭今年六十矣有司屢旌其門子一人
卽召女二人長適廖茂才潤瑜卽亨子次適張尚寶崇
倫子同州同知衷召婦馬麟遊令政女子四人應侯茂
才婦潘卽達女應鍾聘劉茂才挺女應列聘胡茂才栻
女應門未聘女二人長適李茂才鍾陽子滋至次未字
宗竟楚典儀先公卒舉止醞藉襟情朗豁婦謝昆明丞
友益女子一人曰赫茂才婦方茂才勛女子一人應良
女二人長字郝給事敬子千石次未字公卒之八年壬

寅歲十有二月二十有五日葬于歸德山抱丁負癸凡
六十一年而踐宜人同穴之信云

應天府丞孫公配張宜人行狀

吉士孫廷揚遭其父京兆公之喪余往弔之吉士飲泣
言曰孤少而失恃今又奪我先大夫願先生爲狀將求
銘於世之君子使孤二人有聞不沒沒也吉士蓋余所
進士而家大人宦晉則善京兆公嘗舉吉士於鄉以故
知公家世行誼甚著公之先高郵人也始祖禮佐

高皇帝以功授武略將軍詔徙太原遂爲太原人禮三
傳爲銘銘生景景生憲公父也以公貴封尚寶司少卿

母錢爲宜人先是里中人夜夢電光繞孫氏廬怪之旦
日公生里中人持牛酒往賀父亦心自喜爲供具食諸
客盡驩稍長摩挲其頂曰亢吾宗者必此子也父苦爲
士因之商有殷氏者女爲晉王妃故與同商已爭子錢
訟父官王陰庇之嗾當道者逮繫獄公時七歲耳脫身
侍父獄中父素孱弱又病公調護之甚力日夜擗心稽
首爲請一旦之命久之夢一白衣人呼曰汝無恐令汝
父東向坐飲春根水兩盃差矣如其言良然父苦地埤
薄白獄吏向門臥不聽公自往請之繼之以泣獄人無
不欷歔動容者會有乘軒者過傳呼甚寵公從隙中指

之曰彼何爲至此父曰是讀書人耳公卽索書從獄中
讀父因遣從任生學生殷氏黨也公日誦數千百言生
奇之乃更與父驩中丞黃鍾馭下嚴衆莫敢仰視公欲
爲父自理所親難之曰若無往往見困耳無益公曰我
固知之父危若朝露而子以嚴見憚人情乎卽死且不
避遂往長跽遮道而言事黃公目攝之前已聽其言微
婉篤至了無倖色黃公嘆曰嗟乎安得此寧馨兒左右
咸吐舌異之是時里人張曰祥者有息女甚慧能誦列
女傳諸書曰非孫氏子不可以對吾女遂以字公是爲
張宜人公名繇此愈著而殷氏謀益衰無何

肅皇帝卽位父以赦免任先生辭曰予不能爲若子師
若子大器未可量也而父困對簿寢削故資已又稍克
則散遣其黨一意督公學張宜人事女紅篝燈火佐之
公或晏起則斂衽而言曰卽不念兒女子布蔬獨不爲
尊章地乎公學愈益苦夜分乃寢思有所得輒起筆記
之所交游有閱覽博物者質問疑難往復不休里中人
日無不見公往來學舍廼公視里中人無有也其篤志
如此尚書劉公儲秀爲督學得公文擊節嘆賞不已文
日益有名晉人士皆以爲莫及也戊子舉于鄉甲午錢
宜人暴卒父屬在外公徒跣號泣聲聞四鄰鄰人驚怪

走視皆泣下頃之母復蘇曰我不起矣第冥司憐而念我令我暫視耳而亟爲治後事公遂部署鄉人某治某某治某經營甫畢而母瞑矣比葬有白兔自穿中出人呼爲白兔豕云丁未舉進士張宜人從之京公慟母不及見也涕下沾襟尋拜襄陽府推官會張宜人病便道還家次日宜人病死矣公單騎往襄襄孔道介羣山中稱難治公家食久素抵掌言天下事至臨事無不裂然高斷者吏以案牘白署字輒揮去日問民疾苦及獄所出入不中情法者以爲常徐文潮童子也爲盜楊世金所誣以敗馬屨爲驗公曰夜分爲盜在得財耳何暇乘

馬且童子安能及此文潮得釋羅錦誣其母與金祥通公曰以子訟母大變也母且老矣執其妻龔訊之則錦與少弟爭地而祥督錦租迫遂服辜龍學居宜城潼口間多不法公下車廉得其情佯不爲問有言者曰是安得有此人龍聞之愈縱公密伺其出禽之立筆死襄人爲之語曰孫公孫公手屠龍襄故有舟梁七十歲費二千金公擇其可仍者十五爲新修四十五凡省金十之六又爲議樊城商稅十二事商民便之辛亥考績入會城值漢江溢溺者以澤量公刺舟往救之已見兩漁艇來急呼曰能救一人者與金若干漁人爭相援拯公出

行厨粟爲糜以啖凍餒者所全活數十百人公在襄久
政聲藉甚徵入爲給事中時大奄據太倉爲姦利司徒
莫敢誰何公疏請令科道官監臨諸奄稍稍斂避矣已
復巡視光祿光祿素稱耗費條其冗甚者汰之歲省司
農萬金而奄滋不悅思有以中之矣無何奄杜欽家僮
闌出上方物光祿卿馬公捕得劾奏欽欽誣馬公素訕
上無人臣禮公上疏極詆欽曰光祿歲用皆民膏脂
陛下使廉靜者主之猶恐不勝迺欽監光祿未數年私
家之藏動以萬計幸而敗露又持言者短罔上蠹國莫
大於此疏奏欽陰爲地廷杖馬死而公落職爲宜川典

史矯矯直聲動中外矣甲寅稍遷寧國推官故事左遷
者不事事公在職閱月完積案七十餘事項之以賀
萬壽便歸省念父老不欲行父強之至歸德擢刑部主
事未幾改光祿寺丞左右循故事嘗試之公叱曰汝謂
乃公食言者耶中貴戚里一切燕會俱謝不往門不受
私謁寺人謂風采視前更勁云丁巳遷尚寶少卿尚寶
閒曹任者往往求速化去公日取九邊圖與其僚商確
兵食大計皆鑿鑿可行辛酉遷今官意復不樂往父復
譙讓之曰三載比士重典也兒以老夫故不去如公家
何公卽日就道至則長吏缺經理內外事咄嗟而辦壬

戊副廷推通政大理少卿都御史者各一竟未用以
內旨罷旣歸朝夕侍父備極色養而父殊不樂竟卒蓋
公歸甫踰月也居廬三年足不入公府不問家人生產
時與布衣交杖履相從不設城府見者依然不忍去
公居官崇大節黜苛細其在鄉尤以恤困窮爲事不求
報也翱翔兩京每興望雲之感得四方珍味必緘致之
其卒也食必薦薦必泣雖祁寒盛暑不輟事繼祖母飲
食必與俱出入必拜歲時伏臘率子弟長跪稱觴今八
十有三矣猶康強如四五十許人待諸弟友愛終身無
疾怨語至捐貲爲鬻爵分所居第讓之讀書不求甚記

爲詩文不假舊說亦不事雕琢所著有慎若余思三二
子集藏于笥宜人沉靜寡言厭華美而愛朴素事舅姑
孝有不豫則憂形于色姑妯娌宗家支屬處以恭讓
事不嚴而肅給僮僕訥訥如也公弟五人飲食衣服無
分爾我冠者謂公室之童者謂公教之五人之興皆其
力也宜人卒公思之不忍爲繼者二十七年公名允中
字伯時號阪泉生正德丙寅十有一月十有六日卒萬
曆元年正月十有三日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年六十有
八宜人生正德丙寅六月十有四日卒嘉靖丁未十有
一月三十日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年四十有二墓在某

子二人長謨太原右衛指揮僉事娶徐氏某女次訓卽
吉士娶潘氏某女女四一適舉人姚孟吉一適郭登高
一適李之陽俱爲諸生一尚幼孫女一人

無死身

宜人卒公思之不忍爲繼首之
公爾其哀皆階公室之童皆階公終之正人之興皆其
事不氣而無餘童對信信吹也公東正人增食亦無
等或不察限憂深于可故欲繼以宗宗支圖或以恭
于其燕于音宜人式精寒言相華美而愛休素事員
公情文不測書語亦不事輟派似昔有勤苦余思三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十四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虞城令胡公行狀

萬曆己亥六月十有六日故虞城令心泉胡公卒距其
生嘉靖丁酉九月二十有二日年六十有三是時公弟
憲副公分部蜀北道而余亦承乏蜀以督木事駐夔門
憲副公友愛特甚恐傷其意盖久之始以訃聞又數月
而余與憲副公會閩中每語及涕泗交頤衆不忍視余
輒罷坐去今年歲在辛丑余謫居壽春而公之伯子栻
書來云卜十有二月二十有七日葬公韓畷孤不文無

能狀先君子又不敢謀之中父以增慟惟是先君子執友莫如使君舍使君誰狀先君子者余乃按拭所陳說崖略叅以生平所睹聞而爲之狀如左方胡氏之先石首人宋末避難徙京山從勝國至今纓綏相屬田廬無二姓門第最稱雄右而爲邑諸生者自淵始淵子思忠以貢爲青田簿思忠子偉正德辛巳進士繇永新令遷知潁州祀名宦偉子五人其季爲西朴公鈍仕壽府典膳累贈中憲大夫叙州府知府娶於黎雲南憲副黎遵訓女弟累贈恭人則公考妣也公名宗淳字師洛別號心泉初娶國子生楊廷夔女繼娶廬州府別駕董孜女

黎恭人貴家女甫勝笄于歸操作如田婦而西朴公儻有大志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其督課諸子嚴甚公少沉靜寡言笑鮮造次之華而風神內朗西朴公識其非凡時語黎恭人吾少孤不能就公車業嗣先公而興者必此兒也十九爲邑諸生試率在上第而憲副公顧先舉於鄉歲甲子公兄弟及肅寧令郝惟順高淳令董元顯王孝廉時善兄弟結社城南而余以童子與焉資縣令田徵卿先生爲之長朝夕相切劘甚至久之不無狎戲作輟而公恒以夜分寢雞三號披衣起兄弟自爲師友孜孜如不及社距城百步而遠諸夙夜行者聞佔俾

聲曰必胡氏兄弟也迹之良然是秋邑舉于鄉者四人而余與公若王時善皆社中人傳爲奇事無何西朴公捐館舍公三上春官不第念父不及食一日祿以爲憾而黎恭人復憂瘁減匕箸公喟然曰仕有時乎爲養昔已失於父寧可再失於母耶且士所貴詎在一第筮仕而得虞城虞城地僻而民好訟頑囂不友大豪藪逋逃椎埋鈔鹵桴鼓徹於四境公微得其主名禽治之更勒邈卒繕樵櫓嚴警跡修沈命法居有頃夜戶不閉狗生甃訟者務以情理譬曉不爲深文窮致其或當坐決罰之未移時而畢輿人爲之誦曰胡公聽斷食糜財半邑

瀕河歲苦河決丙子決更甚公乘堤操畚甬爲吏民先萬衆胼胝盡力堤迄無恙明歲大饑公故積穀萬石請悉發以賑饑而不害所全活鄰國就食者萬口已割其奉稍爲衰城削之憑憑若漆若金已擇諸生有文學行誼者處之別館而飲食教誨之得人若都諫楊公東明者爲時名臣已葺邑乘徵文獻紀故實垂示來體三年報政予上考某子甲數以私干公屢拂之而會上大婚選良家女合法相者其人欲以女應詔公持不可因大怨望中公蜚語公繇此謝矣向後十餘年余守大梁行縣至虞城虞城父老子弟就余問公起居叙說

其政理殆古之遺愛也初公謁選人實偕憲副公天官
郎難之公以亟養母對郎歎賞兄弟盛年脫屣科名孝
哉可以風矣憲副公別駕橋李黎恭人御魚軒遨游二
子間閱歲而更會念其叔子歸兩家聘問之使不絕于
路甘旨月遞供無何恭人沒公扶服奔還哀而柴毀旣
禫公乃屬仲憲副公曰可仕矣屬叔太學公曰可學矣
是二人所待以瞑也以故憲副公敷歷中外廉能聲藉
甚而太學公蔚然爲六館翹楚會數奇不獲售于有司
教其子機甫弱冠登鄉書明年憲副公入賀以先守叙
州考最贈西朴公如其官黎恭人晉今爵所司具鹵簿

頒五文之誥于墓次公炎暑中率家衆行禮汗與泣並
下沾襟也公子栻暨機俱受業于余才固伯仲機得雋
而栻見放意不無小動公踴躍引滿自賀且慰藉栻曰
吾弟也才而坎壈不逢時天其以機奉之且阿翁與若
中父先嘗之不於其身於其子天之祚吾門何彬彬適
均也兒何病兄弟三人自亂井以迨耆艾無纖芥之嫌
三女弟爲名家婦從昆弟數十人宴會徵逐無虛日娣
姒子姓化之有衣無常主之風焉里居二十許年非公
事不至邑大夫門男課耕女課織夙興夜寐視黎恭人
家政同而蔬食布衣躬先節儉過之從兄守延平與憲

副公同時朱轡五馬並駕齊驅諸子弟席珍待聘華腴
踵武公意氣無加于昔旁畝日拓閑閤高大要以拮据
力作得之不苟取人一介極爲鄉曲所安邑大夫慕公
行誼禮爲鄉祭酒公以年未及杖朝辭邑大夫身親勸
駕迫而後應酒一再行告不勝而退生平絕聲色諸技
藝之好獨於濁醪妙理有深契而亦善醉無貴賤召必
往流連不能已尤健嗽是以罕疾首蹙額之病病不數
日忽不起余叔弟杜晚稱公從子婚公於之甚至其病
與沒也杜調護醫藥稱妮舍殮甚具而從史栻乞狀不
置余念公同席研書星三終

帝三朝矣化爲異物者過半僅憲副公與余在來日無
多往者不追泚筆狀公蓋屢廢而甫具草其紹明先世
則有佳子弟其表章名德則有當世鴻筆之臣在焉公
子男子二人楊出者卽栻邑諸生娶眉州別駕王公崇
德女副室蔡出者械聘涿州別駕張公袞女女子一人
適鳳陽郡丞孫公鳴教子謚早卒男孫二人其焜聘諸
生王公塤女其燿未聘女孫二人一字諸生王公召子
應某一字南溪令王公頰子應曆憲副公名洵太學公
名沆墓在邑西十五里負某抱某公家若上世丘壠遠
者隔一牛鳴哭於斯聚族於斯無異輪奐之室也公可

歌於斯矣

文學王公行狀

王氏之先蓋孔子里人也勝國時有爲德安路總管者值紅巾亂留家京山之馬耳山其子孫以行能見推州黨因擁衆自衛而會

高皇帝西略楚率部落歸附授之官不拜自馬耳山徙天王寺傍寺今廢而王氏族日蕃至贈評事公伯珍生子某公易與僉憲公希且易子四人其季曰某公大韶大韶有子三人其季曰太僕公格與伯兄方伯公橋同舉進士選庶吉士坐忤執政出知縣事累官河南僉事

以行宮災被鐫職久之奉詔復故官中外推轂章數十上至隆慶初錄諸耆舊名德晉太僕少卿九十四而後卒有子七人早夭者一爲貳尹者一爲孝廉爲茂才者各二爲典籤者一而諸孫舉孝廉者自幼度始吾楚所稱才士也其父曰禎石公於七子中第居四太僕方伯兄弟貴盛皆有子起科目圭組蟬連邑無兩大者其以茂才逢掖淺帶沒身韞藉標持不忝祖父兄弟甚乃軼而上之則禎石公一人而已公名宗休字時澤母曰張孺人張孺人者助太僕公元配潘宜人造者也嘉靖辛丑楚中丞顧華玉修興都志開局郡中太僕公方與齊

安王稚欽郎子顏子木兩先生共事家僮報公生兩先生舉酒爲壽而字之郢羸不勝衣潘宜人憐愛過于諸子五歲宜人卒弟處士公輅哭甚哀太僕公哭而語之曰吾不幸失君姊請以君息女女吾季子夫季子君姊氏所鍾情也處士敬諾公從旁竊聽更大哭家人莫不潸然流涕者長通倪恥爲齷齪小禮而善屬文二十補邑弟子員處士公女來歸而太僕公善病以食指繁諸子析釜而爨所貽公產纔足自給公偕伉儷率僮僕力作稍稍治別第斥旁畝所以就養太僕公無方太僕公病瘵相臥起視湯藥五年不懈疾亟不脫衣冠而侍者

累六月仲兄孝廉亦不欲去左右公從吏之吾請奔諸生從兄共大人色養耳遂奏記督學使者吳公吳公嘉其義許之檄下有司褒叙有加等而伯兄自蒼梧歸開說公爲貲郎公笑曰夫以貲郎自見如司馬長卿惟兄能非小子所敢知也太僕公病差出游諸山水名勝所歷或經月或數百里必以公從邑居坐客日恒滿自薦紳學士外酒人博徒談優劔俠琴師鼓吏田庚鼎士射工獵夫日者星家牛醫馬僧擊鞠投壺卜祝緇黃胥史輿臺之屬一一酬酢盡歡數出致語傾其坐中人太僕公解頤抵掌忘其病也太僕旣早喪兩孝廉子七十而

後又喪其最少子與伯子公之因母與繼潘宜人者謝比肩因母者陳俱先後卒公出則痛哭入則破涕而取太僕公驩太僕公杜門不出所以娛耳目口體者窮萬故太僕公好弈公亦工弈太僕公好聲伎公亦致聲伎太僕公既弃賓客卽一切謝去擗踊號咷俵俵若無所之苦凶中恒咨嗟吾與父五十餘年未嘗食頃離今已矣願得從地下遊一夕忽端坐而瞑公伯兄性嚴重難事好面折人過獨于公無差互咨議相盡或盛怒不已諸兄弟子姓窘甚以質公公見爲一粲而解之仲兄孝廉儒雅恬粹體似晉人婦孺斯賤樂從之遊六弟孝廉

睥睨一世所過人辟易公劑其中而用之不言人短不爲人居間自謝諸生足未嘗至公府攝敝衣冠徒行里中不喜見貴人貴人呂鉅車來輒引避之舍人子有外侮輒自刻責厚謝其人而遣之惡少年遭公城闔黜之不置衆弗能忍公泊如也歲時上冢雖風雨不避墓田冢舍躬自經營家忌揜關不飲酒食肉治居第先營祠廟別大小宗分祧祔悉準古昔坐臥一小閣灑掃焚香几案鐺勺都雅精整思先世創業之艱難負劒辟珥以詔羣從兒女座右置周易老子楞嚴而手書知雄守雌章比于韋弦之佩蓋深有會云公配潘碩人卽處士女

旁絕勝侍與碩人白首相莊尺布斗粟悉碩人手畫一
無所問至折券弃責匡困資無公意有鄉碩人輒順承
不違也所舉子一人曰制幼度其字女一人婿曰孝廉
潘達並恣柔愛之道而以身爲師時術顧化其教兒必
先秦兩漢諸家言不令襲博士口吻六七歲時取太僕
公詩口授之次及漢魏六朝盛唐諸家詩能成誦者千
餘篇舉孝廉遊金陵金閶吳興淮南歸問所過名山川
及所知交聽之無倦以當臥遊先方伯公善公之爲人
每語太僕公君家季子貌不勝衣言不出口而料事奇
中有君子長者之行遂以仲氏女字制未行而天制後

娶于孫爲典客鳴謙女亦卒繼娶于陳爲應城文學某
女子婿才兩人一歲並舉于鄉邑人嘖嘖以爲善報公
生于嘉靖辛丑二月二十有三日卒于萬曆戊戌九月
二十有七日年五十有八甫畢太僕公三年之喪葬
以某年某月某日去太僕公墓百武而近余於公爲子
婿行而最晚合公不以余無似使幼度受學一日從酒
所道漢淮陰侯事公纚纚舉馬班列傳及輓近世傳奇
按之不失一字余憮然自廢王氏乃復有汝南藍田其
人矣旣久與處覘其他神解稱是公卒之月三黨之戚
四封之內臨哭者無虛日余及里中賢豪考依古義謚

之曰貞宣而適有蜀之役幼度屬余狀其行事卒卒不
具備世有龍門公不虛美者知小子汙不阿私其所好
其采而傳之

文學汪次公行狀

慶曆間左司馬汪伯玉先生文名天下而二仲佐之二
仲者仲淹司馬母弟也仲嘉司馬叔父仲子也仲嘉在
從兄弟行居三而人以其比德司馬皆呼爲仲汪氏族
新安無兩大所在人以千萬計而千秋里以司馬兄弟
最著仲嘉父任俠不侵爲然語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
之義人所稱羅山公者也母杜孺人禱靈金山而生仲

嘉小字之討少好讀書及名家墨蹟諸文房物日陳案
上以爲娛曰先民典刑在焉非玩好囂華之美也十四
善詩司馬奇之他日吾難爲兄母卒哭而毀遂病瘵癘
父慰之曰兒母念兒望早有樹兒乃欲滅性乎杖而起
同仲淹學啓居食息無一不同二仲名自此始已爲邑
諸生舍之入國學凡五入省闈不第而父卒輒罷舉子
業司馬及所知不可謝曰學干祿以養親也親不待卽
祿奚益益攻六籍諸子史漢魏六朝三唐詩賦爲學精
熟所問非一師也而通敏人事練於世故嘗以通家謁
陸太宰不卽省見貽書誚其拒客卽命駕歸太宰讀其

書驚曰此高士不可失亟造門拜謝過再拜定交曰昔者外太父陶公不謁人都玄敬稱之吳文定文定大儒優士屬玄敬致殷勤比往見閩人不納爲書讓文定文定亟來拜公節與外太父等而文過之吾所以後先八拜公蓋文定例也因相友善通人聞者日過從以得一願爲重渡江忽暴風雨舟幾覆謂舟人可縱風所如須臾至和州巖岸豎子負裝入關關吏異其狀誰何稽故之過奪鬻釜於涂以白州守閩李君李君問其名知爲仲嘉此吾所服慕有年者也躡履出郊勞曰聞先生若聞古人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不自意徼靈風伯辱先

生玉趾之至于斯也迎入邸避寢舍舍之賓饗如上客而加之以宴好稱詩譚藝歡若平生州人驚怪關吏恐叩頭請罪公和其顏色曰嘻若職在譏非常何罪之有且吾非若安得見州大夫而更語李君善視之久之別去李君備輿隸廚傳而厚資之金幣謝不受太學生見國子先生卽不同時稱弟子仲嘉獨具賓主禮司成劉公召使復次可得官以耀之艷然不悅曰貲郎詘節卑體何足美七尺之軀孰若爲國子先生長揖客劉公愧知仲嘉淺也中人劉朝用雅好文墨欲交歡仲嘉仲嘉以出亡辭已而來新安治井羣不逞相扇而起發取市

物百賈震動令下掘富人冢或徙其數百年居第薦賄
無厭相隨入獄羣小捕辱婺源余太僕家鄉大夫及郡
邑長吏計無所出以語仲嘉仲嘉曰吾當以三寸舌折
之及門門者不爲通仲嘉直前入朝用日攝之左右曰
是廼公鄉者所欲見汪先生也朝用起而延之坐曰丈
人芒然遠至於此仲嘉厲聲曰爲公解紛耳何得以目
皮相恐朝用愕問故因言

上命公榷稅不命殺人今且殺及薦紳四面內望以太
僕爲口實衆庶成強增積如山將剗刃公腹中不然羣
走闕下上書以血濺玉階石

上之所以收公禍豈小哉請亟釋太僕則薦紳安薦紳
安則郡邑安郡邑安則民可定也不佞爲公安此朝用
俛而曰諾今固且圖之遽還金陵事遂寢先是朝用以
千人圍黃太學立朝家立朝司馬婿也亦得免于難人
方仲嘉如魯仲連一矢而聊城獲全爲氣節者皆歸慕
之守沈公楊公令錢公方公張公鄭公就而問政展意
無所依違諸公稱善以次貫行客游諸公必謁仲嘉仲
嘉除館授餐所費與郡邑等或屬白事度其事可行則
成之不則否以故游客無開罪於鄉人而諸公亦不以
客故損名乃仲嘉則坐客趨窘矣鄒太僕孚如門無雜

賓一見把臂入林贈之詩期與締社詩成之明日卒蓋
絕筆也士林盛傳之仲嘉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
日盥濯以十數計櫛髮以千計拂拭書籍几席以百計
所居必灑掃無纖塵唾不及地雖千里遠遊一昔假館
亦如是所儲圖史法書名畫彝鼎諸文房用物悉前朝
所遺位置都雅與同好焚香啜茗評校品第授簡賦詩
已乃行酒豐腴精好徵歌會舞必樂府少年好手客意
味所投或冤苦失職傾橐以贈或舉所珍付質庫應之
緇黃行乞曲爲處分四方之人與其鄉郡冀幸仲嘉一
言爲光寵金幣羔鴈克閭累案然卒不償費也客雜進

無所拒而中有鑒裁李姚安與僧達觀吟口名聲如日
月其門如市仲嘉避不見是夫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乍
聽令人喜徐察之詭正非常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二
人後皆及禍楚有夏某者多大人游請師事仲嘉仲嘉
不納復以雲間康季修蜀張侍御淮陰王大將軍爲先
容遠之如初曰久當自知其人後果敗大將軍歎曰昔
郭林宗知黃允謝甄陸遜知楊竺汪君何讓焉庶母舉
伯兄道坦而後母莊孺人舉弟道耆道耆卒其婦以死
殉仲嘉方試京兆聞之亟還而羅山公以哭子婦慟病
矣焚香叩北斗請代死三月不解衣而侍父以其適子

私授千金業悉推與兄弟通國踐石以上皆道其孝事
司馬卑恭如子然時進規仲淹剛毅多酒過調劑更備
怨家吳花吳玄乘仲淹卒謀取其嬖姬百端關說縣令
嫁有期仲嘉以死爭不許縣令高其誼從之尤善司馬
仲子無競每語及流涕不勝情于諸姑姊衣食饑寒疾
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爲棺殮勞俸畢葬十三世祖
仁高公墓居人程佳等盜葬其間司馬訟之三十年叔
父比部侍御父子繼之不決訟宋侍御所丐有力者道
地令宗衆暴棺滴血以難之郡邑皆愕曰千年枯骨有
無安可知密語仲嘉可無對簿仲嘉疾言爲人後者有

不赴祖考難而安處乎佳度仲嘉不出可指爲理曲旣
出郡邑大怒呼佳扣其墓佳迫窘不知所爲仲嘉曰人
各有祖吾安吾祖足矣而令人祖暴骨可乎墓得無相
佳更德仲嘉自遷墓求成與盟而罷孫祖登未離襁褓
鄭遷以孫女字之登有惡疾女及笄使媒妁言孫病不
可婚久待無益無故而寡君之女不仁登卒廢而鄭女
有歸感可知已配羅孺人卒執喪哀不置文衣之勝曰
吾不忍負吾婦令德人有父子兄弟相夷法語異語動
其至情聽者悔悟如初有恩于人不自言所受恩終身
不忘獎稱人之善不啻口出宗重身尊質成者或望廬

而返或懼爲所知張劉兩縣令嶽嶽不可干鄉飲酒禮
禮爲大賓聘修邑乘固辭不赴佳辰暇日杖履逍遙於
前溪松石間望之若仙遊焉弔王弇州公見兩屏遺言
歸語司馬朝聞道夕可死何乃刺刺身後事不置司馬
歎曰弟能出世矣後侍司馬病數有以叩會之司馬首
肯語其子若父其至人乎非特魯仲連也大將軍王公
迎入嶺南因遊匡廬彭蠡覽五羊羅浮諸勝歸而病肺
啓居食息自如明年七十終日不釋卷第不作書初夏
爲潘景升草亘史序已賦律詩一章云隨照或能參道
念強持終自失真心千金難買延年術古德誰能直至

今越三日語諸子病殆不自濟無厚斂無造下里僞物
惟無負諸知交責已命子按脈得毋散乎曰如初沐浴
竟體跏趺坐而瞑嘗從司馬肇林與高僧談無生之指
多所領悟故臨終不亂如此先三日西北隅隕星如斗
或曰此少微也宗人鄉人哭臨咽路有四人者泣曰哲
人萎矣將安所仗徙宅而去仲嘉父母慈兄弟友婦順
子孝內外賓服寬樂令終人倫之美其所邁會雖司馬
未能過也遺文小山樓稿百卷本原六經而班馬及唐
宋諸大家出入上下書法晉人世自有知者天下稱詞
人游客吳越間不勝數然所持操悖謬襲陳言以博名

樹私交以營利廉恥質亂爲世詬病如仲嘉者行高而
恩厚知明而意美可謂萬人之儁豈直百夫之特已哉
族兄明經道暄以馴謹師一鄉從弟道弘義俠聞於四
遠仲嘉於之尤至兩人來訃辭旨甚哀已謂不佞交仲
嘉三十餘年知最深俾無虞無極兩孤詮次行事請余
爲狀余方與道弘祝仲嘉使未行而忽然失我良朋令
人不耐生榻管陳狀覺掛漏未盡無一浮誇語也史有
列傳志有鄉賢徵斯人孰與歸仲嘉名道會生嘉靖甲
辰十有一月三日卒萬曆癸丑八月一日四子伯無咎
仲無虞叔無極季無過伯季先卒極爲道者後無咎娶

徐啓達女無虞娶吳時英女無極娶潘之恒女無過娶
梅滔女長季婦亦卒三女長適吳應藩次適吳學思次
適方應候孫六人祖登祖襄無咎出祖越祖高祖茂無
虞出祖修無極出襄娶吳應曙女亦先卒越娶吳正倫
女高娶黃自全女餘未聘孫女二虞出者字鄭三省子
某極出者未字曾孫女三襄出二越出一俱未字外孫
五人吳淑文淑武次女出方民式民儀少女出無過事
父以孝聞仲嘉爲詩哭之今虞極亦能爲孺子慕者也

文學汪長公行狀

新安越國汪公之裔蕃盛于東南爲最余所知交卿大

夫士若布衣賢豪指不勝僂踰五十年而耆宿僅若向晨星人言後來之彥有四龍四龍者伯虞龍仲見龍叔人龍季猶龍蓋同產也而伯仲已先卒獨見叔季標鮮穆少足副時談與之游處有苧縞之歡客謂恨使君不見伯讓耳伯讓者虞龍字也父太學宗時母鮑孺人少而神氣雋爽敏于見聞父授書乙其處輒請益曰我饒爲之覆誦果不忘父喜若假其年必爲偉器少長治舉子業造次所成豐贍雋永郡邑試皆舉首遂爲諸生太僕畢公理郡校兩庠生亟取之督學使者陳公置第四人母氏欲其速成也令入太學而陳公復校士新安訝

無伯讓名令錢公白其故陳公曰此子固芥拾一第何用錢刀爲亟召來慰藉之若當食廩久需次取其公移從廩例所以旌也夫太學郡邑學士賓興等耳勛哉自後凡四入京兆試癸卯丙午幾得而復遺其學不替初志太學諸生推服之生平事親敬愛而致文父有外侮不可堪寬譬而婉劑之曰魯以相忍爲國乃能久存而况白屋之士乎卒之解媾而父深思其言吾得此子無後患大璫圍奪鹽筴諸賈人有牴牾者三木囊頭諸賈人恐嫁之伯讓父是必以十萬方貫伯讓在留京聞之一日而馳至維揚謁郡守涕泣請命郡守避席而勞苦

之而才士而父善人亦見厄耶力言于璫而免之其後里少年倚璫蹈籍一郡及他璫乘間起規求無度父墨墨不自得伯讓諫曰阿堵物去來何常孰與吾身親投守犬以骨則可止吠吾姑嗚之飽所慾掉尾去耳父從其計今所存六監執照其左驗也而讒口呶呶伯讓父子爲璫作使豈不冤哉諸弟以伯讓家督不惜傾橐脫父子難歡然唯命而伯讓益率諸弟力學吾聞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雪父恥光復舊物舍此何之矣兄弟相師友同苦樂終其身如一日伯讓于婦潘有琴瑟靜好雞鳴儆戒之風而婦亦睦其後先諸姑伯姊自伯讓

王父三兄弟世溫厚五服之外其麗不億有窘于昏葬若朝夕者隨所有飲之必成事乃已門客洪某行年及艾而鰥爲之納婦踰年生一子而夫婦時詔之曰汪長公若父也沒世不可忘或有貸而不能償他日遭于路其人赧而走避伯讓揖而前吾與若有總角之好而以是薄物細故介介于懷是吾重利而薄友不足取信若也款語移日乃去嘗攜其子讀書留京之皇姑庵見道殣彌望爲言于祝給諫朱侍御汪儀曹曰禮月令掩骼埋胔則有司存吾逢掖生何敢任德顧不勝區區惻隱之心願效蘩裡之役三公幸甚爲市槥積瘞之凡四千

具而羸而以錢傭諸貧者使舁而掘坎復土焉所濟亦復數千人伯讓之卒于留京也其所瘞死人處有光如燈照其靈牀三夜而時聞號泣聲觀者異之謂鬼有靈響云伯讓才藻煥發而沈靜有檢局顰笑不輕發薦紳大人折節下交然無所婉媚直以真率勝人多多許道逢馬卒牛醫家居御僮僕千指煦嫗溫浹而事有不平義形于色排患解紛不爲勢詘沒而君子惜之小人思之其父黨語及猶潛然隕涕也伯讓生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以某年某月某日年三十有六婦某公女子八人長從憲太學生娶內史許立功女文穆公女孫次泰階

亦太學生娶太學吳湛女次泰寧娶某曹某女鹽官大夫周女孫泰庚聘某許某女州牧天叙女孫次泰京次泰和次泰元次泰維幼未聘女三人長適某黃某太學生某子餘未字孫男六人嗣榮嗣顯嗣昌嗣彥嗣俊嗣奇彥以上與女憲出也俊以下寧出也伯讓早舉子而多然教以義方不納于邪從憲深中夙敏有父風奉書乞狀而其叔父申之曰傷哉伯氏二人之孝子也三人之哲兄也三黨之仁人也八子之嚴君也交游之義士也藝林之茂才也而六不收于鄉闈不無小望素強無疾疾二日遂不起諸孤穉不能名其父諸弟稚能名之

不能文之以行遠敢傲惠于使君不佞少治詩見詩所
祝頌必先以多子孫裕後昆錫胤祚不一而足伯讓三
十有六而其子遂與高陽高辛氏等此非古之王侯將
相所深冀願而不可必得者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憾
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以應之天伯讓所取盈矣
寧復能得志于年與位也身所不盡貽之來體殆未可
量要以伯讓浮英華而沉道德有不待位而顯不待年
而永者則通儒良史有華袞之筆在焉是爲狀

金叔子暨配孫孺人行狀

金氏肇姓或曰少昊金天氏或曰漢日殫世遠不可詳

矣其有據者宋光祿大夫忠順公家潛阜十傳生瓚公
瓚公生獬公獬公生道生公道生公四子伯仲嫡某安
人出也如安人者某舉叔季叔爲少塘公泮字一鬢年
十五治舉子業時家具寢廢矣公奮曰大人所以名我
字我欲我爲青青子衿耳然而泮宮鬢舍之中白首無
成不免凍餒者何限奏貍首射侯不當强弩趨發吾寧
能坐稿耶遂從父賈金斗多知善謀察時宜物情應之
屢中又闊達有大度不競錐刀之末市人趨之如流水
所獲倍蓰他賈居頃之遂致巨萬而與諸兄弟均之父
喜若大有造于金氏濡須舊業用酬若勞謝弗受酌其

居之直以授諸兄弟而後託處焉聞父病一日走三百里歸而延醫治之病遂除久之父卒以父命出不及訣慟不欲生形容羸劣面目黧黑崔九行孝風吹欲倒矣兩弟少爲之經營其業息倍稱還而歸之一無所私而未嘗有貴功之色爲弟入貲游太學拜大官丞同知柳州少弟亦受爵焉戊子歲凶死徙彌地踵道出粟賑之活千人州大夫聞而造門義者衆庶之所高也以白漕府擿其居尚義宗人廟祀豚肩不掩豆感然改容吾輩刺肥擊鮮而儉于先人神其不吐之乎自是犧牲必肥脂者以爲常族父英族弟佛祖皆字其孤如已子而更

以千金授佛祖子使濡餘潤外舅屢空而老復無子衣食其家衆語其子卽我身後無忘也歲所棺斂死喪殯葬暴露周卹困乏若焚不能償責之券不悉數治佛寺道靖除道成梁蓋鄉與江北功叅半里中石橋以水圯更新之彌爲弘鉅建亭稱是千里內外誦義無窮有昏莫叩門者主人弗納問其姓名曰吾金少塘支屬也主人曰金公家當無敗類止之宿而飲食之明日予之騎以行其爲人所嚮服如此居平樂親賢士大夫而恥爲織趨周容聞讀書聲輒屬耳聽之喜而忘倦識汪材仲孝廉于諸生時禮爲三子師申之以婚姻三子皆通經

術有美才姚氏倩亦太學上舍生矣諸賈人推公祭酒
公雖飲人以和而人嚴事之平忿解紛無不唯命家素
封食克虛衣禦寒而止惟賓祭必豐以貲授禮部儒士
大司徒李公爲郎重之賜其父高年爵而顏其堂雙壽
晚年罷遣諸侍兒屏切嗜好邑大夫以鄉飲賓賓公不
往病革夢金甲神來周旋左右患食不下夢冠弁垂纓
絡如大士者命一兒卹勿其咽遂能食適門外僧雛比
丘與夢合因鑄像事之里人盛傳其事初娶于鄭早卒
繼以厚村孫玄應公女其母詹生孺人而有淑姿不輕
字孫公見公有丈夫槩曰是吾快婿遂締婚事尊章無

惰容操井曰春採筦籥釜庾之事咸有倫脊公十九於
外以孺人無內顧性善容字媵女如已女已自舉子視
之無異娣姒五人相好無幾微見顏色婚姻里婦咸宜
之雖甚愛其子而督學則嚴爲塾師致餉若款客有加
禮侍公疾三月衣不假寐夜禱于神以身代富家媪翡
翠珠璣落莫連飾獨安綦縞母作法于奢老身長子執
勞煩劬三十餘年如一日不喜聞人過聞亦不爲人口
言御家衆煦煦如也好周人困厄與公等病棘子問治
命曰善事而父父母之下莫親於兄弟諺言桃花千樹
集衆故也萁豆同根莫相煎也遂卒公卒萬曆丁未九

月二十有一日距生嘉靖壬寅十有二月三日年六十
有六孺人卒萬曆癸卯五月十有九日距生嘉靖庚戌
五月二十有七日年五十有四子四人伯文輝太學生
娶景州守程公邦達女仲文佳太學生娶朱君濱女繼
娶程君贊女叔文衡太學生娶永平郡丞范公椿子煜
女季文郁娶武平尹孫公慶說女女五人一適太學生
程元旭一適范仲圻一適汪某一適太學生孫象賢一
適程廷陞孫男十有一人懷德懷勤懷慶懷鵬懷仁懷
瑞懷葵懷功懷忠懷某懷某孫女十有二人所婚嫁皆
名族余所知交金氏士人數十曹雅誦公父子賢輝佳

從余游舉體無常人事藍田丹穴所產應爾因次其二
人行事而乞余爲狀如右以俟夫椽管字衰者采焉

黃母熊宜人行狀

往余游梁則今藩伯黃公方爲陪京侍御史數上書關
切大計入座有負時望者亦在彈事中其長以不白副
封相持至廷爭卒無如何而擢僉廣東按察事蓋遠之
也于時薦紳想望丰采惜其不久居言路乃復謝病免
則疑爲不樂外補久之知以母熊宜人故宜人南昌壩
溪里人也父處士雪梅公某母章媪媪先時數舉子不
育其里婦夢神衣緋而挾一逢掖少年詣處士公廬謂

且生男已舉宜人問之占夢者詩大雅有之釐以女士
是女也而士行必爲名士婦且爲名士母環壩溪而居
者其人率耕農不習衣冠文物獨處士公緣締以儒雅
宜人肖之俛靜有禮法處士公絕憐愛難其對久而得
黃贈公是雖貧必不爲人下遂以宜人來歸無何贈公
遭父喪泣而號傷哉貧也無以爲殮宜人慰藉之有不
腆奩資在君何傷事更辦治贈公母老矣伯氏賈折閱
叔氏力田不逢年贈公復泣而號傷哉貧也無以爲養
宜人慰藉之有妾在君何傷身先操作爲家衆先昧爽
而興夜分而罷瞻察姑飲啖臥起寒煖疴癢非所椿揉

烹飪不食非所織紝浣濯不服姑乃大安贈公不問家
人產日受詩楊孝子塾中以宜人寬內顧而宜人養姑
之餘餽餉必腆處士公夫婦時有所貺遺爲置田數畝
已贈公補邑諸生處士公則率其家子弟來從學月奉
所入差不薄姑愛少子宜人因以所受父田白姑請畀
叔氏贈公與伯兄亦各捐資斧束修授之出入一無所
問叔氏復不逢年又不能與時逐資耗廢而宜人所受
父田遂爲子錢家物他可知已兄弟寔滋甚姑大恚兒
貧固富獨柰何失仲子婦產宜人起謝自婦入門見諸
舅衣無常主家無常子是區區者而何惜焉處士公一

日謹宜人吾與若田何在而食貧若是宜人對曰兒不敢私夫人之惠與婿共之婿所重在母弟兒所重在婿田之得失兒何知兒幸有豚犬子年十有二矣父子以筆舌耕大人幸無憂處士公異其言是識量遠勝我歲除宜人治酒爲姑壽諸子姓咸集收責者噪于門姑愀然罷酒宜人更爲愉色好語寬解之而還顧其室如懸磬日不能人再食宜人恒空腹以哺藩伯兄弟遣之從贈公門下士相師友歸則置檠案于側使誦所受書不中宵不令罷久之藩伯亦爲諸生又七年而登賢能書有司所共道里費稍羨將謀復所受處士公田宜人亟

止之當如叔父何而是時三家業已析箸姑終不忍於叔子夫婦俾就宜人同釜而爨尺布斗粟無私常以身下之叔妯益敬事宜人而姑益稱仲婦賢是宜有令子居頃之姑寢疾宜人嘗藥物相啓居顛天以身代卒不起則語藩伯若太母雖耄耋居三之一不及若祿養附於身若棺者敢不盡力藩伯敬諾宜人哭無常時極哀一蔬一菓必薦然後嘗四十年無易也藩伯七上公車不第宜人喟然曰若不聞三釜之祿喜逮親者耶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獨不爲若父地藩伯私念贈公善攝生不以趨蹶動氣不以厲聲色加人而又少強壯無患獨

宜人劬勞善病將無自道耶謁選人得樂清令使使迎
養贈公者三卒不應宜人亦不勸駕藩伯竊怪之踰年
而贈公卒宜人治喪視舅姑喪時豐矣自藩伯之官而
孺人私預凶事止贈公無入樂清得正襟牖下其先見
而能裁以成夫婦父子之義如此藩伯免喪依依母膝
下不欲去宜人復治裝趣之行若爲郎爲百里長貴矣
若父以士葬其謂之何藩伯是以有壽昌除旋以能經
營劇移湘陰凡三爲令治行在高等三載奏績贈贈公
如其官宜人爲太孺人宜人慟贈公不及見也哭而仆
地急走醫療之始蘇歲時服命服拜先靈卽不復御每

宴會輒流涕橫集而當除夕更悲吾哀往者先姑此夕
聞收責而不堪其憂也今何能甘食藩伯三仕宜人皆
不就養旣爲侍御史在陪京道里非遠官舫安穩屬諸
弟迎宜人宜人卒不往而自喪贈公後喪子若孫若孫
女者各一人創鉅憂深匕箸日損迺寄聲藩伯兒且休
矣屬有巡倉之役將事畢先遣其室還而後請告而會
以前彈事忤當事者指或謂是將以去就爭而僉憲之
命下矣故事臺省外補在春秋中月藩伯以歲十二月
其故可推也歸而且人迎門相勞孰使我病而無憂子
行役孰使子拜官而得以其間視母病當事者有德于
大泌山房集

吾母子良甚而宜人病色彌深藩伯上書乞休宜人僂指計其報聞之期曰吾不待矣顧諸子吾後若父十年而始地下遊得以御史白簡向若父共讀之幸甚夫孝弟爲仁之本天之所胙未有不由此者而曹引之無替猶我在也已命取心經焚之而卒卒之日內外宗男女哭失聲旣成服通國士大夫諸臺使藩臬郡邑門生故吏素車白馬生芻炙絮爲誄以章德爲些以告哀者無虛日豫章人以爲美談藩伯里居七年南北臺省交章薦除故宮河南則潞邸在部中數爲微行禍且不測奏記兩臺以聞

上遣中涓治邸中諸內外臣不能匡輔者王亦自引過而藩伯復解組歸矣先是宜人以形家言贈公厝地纔容棺不宜附宜更卜勿遠渡江歷年而後得東郭之大沈橋以葬龍穴沙水于法皆吉又五年而藩伯復起家湖廣值

上建儲行慶贈公加爵爲僉事宜人晉今稱云宜人生正德壬申十月二十有五日卒萬曆庚寅七月一日年七十有九葬以庚子正月某日舉丈夫子四人孫十人曾孫九人子伯仁榮卽藩伯娶于魏累封宜人仲仁華娶于陶叔仁富娶于萬季仁貴娶于譙孫曰蔚曰茂

曰蕪曰芥曰菘曰藻曰萃曰芷曰蒞蔚華出也茂蘆菘榮出也皆諸生食廩矣蔚娶于鄧茂娶于戴蘆娶于魏芥娶于傅菘娶于陳藻娶于羅萃娶于陳未聘者二人會孫曰維城曰維垣曰維藩曰維屏曰維楨曰維昕曰維楨曰維棟城聘于游垣聘于劉藩聘于謝未聘者六人孫女三人吳良翰謝維圻劉仕勛其婿也會孫女五人長字萬某餘皆幼宜人以田家女爲士人婦攻苦食淡人情或不免隕獲而能相夫爲孝子爲弟弟教子爲廉吏爲直臣婦順母儀純終領聞圖史所載夫何讓焉至貴而爲命婦壽而躋大耋多賢男子繼之以曾孫天報宜人可謂純嘏矣是宜表章以風來者不佞辱藩伯公知狀其行實大都如右名世君子片言華袞尚考鏡於斯云

許母汪太宜人行狀

許文穆公爲翰林抗言柄臣不終喪非禮柄臣銜之以星變計吏斥諸諍臣公方侍

上日講徙南司成去旣爲相與同官爭儲議罷歸居恒傷二親不逮祿養孺慕無已時飲酒以小卮酌不滿曰先人遺我每燕優人奏伎至父子間流涕歔歔不勝情今承乏史官從公後八年悉其節孝大致家修而朝

用之其家若仲公之偶許太宜人以節孝名信有自哉
太宜人汪氏，歙叢睦里人。唐越國裔望甲一郡光祿丞
松崖翁王太孺人其父母也。少聽諸兄讀書聲而悅之，
從姆師受孝經，列女傳能尊所聞事有禮法事父母無
違，父相攸積年而文穆授徒潁源以仲公內史從翁見
仲公而喜，吾快婿也。遂締婚年十六，于歸文穆既貴爲
天子師臣而虞富家女不習事宜人于婦職無不修舉
率以昧爽朝尊章問寢安否而洗腆酒食進之下氣怡
聲唯謹事伯姒退讓毋敢敵耦文穆以南司成應召北
上汪夫人病歸宜人侍時已舉伯子而又有身所爲先

後扶持抑搔疴癢奉湯藥餽飽者朝夕不解退則代綜
家政咸如汪夫人意所出夫人爲色起是有女德而有
女才許氏之慶也已而仲子生夫人以爲孝婦之報云
比夫人卒相夫治儉衣若干稱必列采楔齒綴足浴而
飯舍必躬親盡物發胸擊心爵踊而哭仲子幼以哀抱
之見者謂之知禮服除仲公如京師拜官每雞鳴趣入
朝君大人方夙夜在公君何可自安仲公以是勤于官
所往還悉海內名流晨起呼童子掃除應門其或召客
盛饌美酒眞日不替客卽不時至咄嗟辦具文穆以先
世其有闕請輒所受封爲治冢

上平仲公攝行卜得姚家塢顧視其旁冢纍纍也嘆曰
藏吾親而憑人親無乃忍乎以語宜人宜人欣然曰君
仁人之言澤及枯骨何患無吉地爲圖報文穆文穆亟
諾正合吾意仲公善病病而首偏宜人侍疾如其姑飲
食衣服啓居寒暖燥濕適宜病良已舟車所歷雖數千
里無患最後奉使還復病心念公倚門且欲及生日上
壽併道疾馳抵子舍僂然矣宜人籲天以身代奔走謁
款羣神延鴻術之士按方調藥卒不起宜人哀而毀且
死者累矣文穆泣而諭之曰吾無子而有子以孫在孫
無父而有父以若在若死兩孤安得獨生是若實死吾

子也且吾旦暮人能更爲若子地耶光祿公亦誨之婿
所不瞑者仰有父俯有子惟兒是賴兒死而無以慰死
者匹婦之諒不足道也宜人大悟受命強起而沉痛切
至卒不可遣病生矣新安俗婦奇妬宜人女視仲公媵
媵德之之死矢靡他文穆晚有少子居官廉所餘財圖
史衣履器用田宅無他長物宜人所受唯舅所予不厭
澁陋相室者不平亟杜其口此先君子克讓之素心也
未亡人何忍倍之而又以錙銖傷舅氏庶姑少子之愛
乎文穆曰予不意吾有仲又不意仲有婦一家讓矣文
穆先失長公已失其季子已復失仲公慘慘不自得宜

人歎命二子波涕爲歡端以解之所善知交太父行恒
以暇日及歲節延致談諧酬倡爲樂而侑以絲竹俳笑
嘗深夜與父老步池亭月甚佳四顧徘徊安所得酒乎
則宜人遣平頭奴子以桺榼來矣文穆抵掌誰謂孝子
養志難巾幗中固不乏人

仁聖皇太后崩詔下正冬文穆入臨中寒疾宜人侍疾
如其夫二子周旋不去側比卒宜人噉然而悲吾君子
得侍父于九京而吾不得爲君子孳蟻乎病復生矣文
穆有遺笥衆發視爭取幣帛宜人獨令二子輯遺文葭
苧之戚比閭之衆有窘乞貸周給以差而用夫若舅若

子行之不自居其達大體類此父光祿公故善飯無患
忽以疾告宜人馳視之不及含號痛欲絕而語二子吾
舅姑吾夫俱先吾父逝吾無所制其爲吾父三年喪如
爲女時病寢深矣伯子兄弟蚤孤而不爲姑息愛日受
書塾師夜則置座右稽其所誦有遺忘若欠伸輒譙讓
請于文穆簡里之名儒爲師友諸燕朋狹邪無容撤衣
裾其門伯子官留都治中宜人就養考問治狀時舉文
穆之持正內史之馴行以勅厲之而光祿公伯子以叅
軍孝陵衛父如官母爲太孺人宜人謝曰未亡人先
母而貴得寵若驚今借手吾兄報母幸甚其于母黨兄

弟甚睦從兄民部趙超上公車宜人勸駕仲兄孝廉小
試有利此等之入太學尋得第無何孝廉卒其婦殉之
已宜人仲子婦亦卒宜人亟歸而王太孺人復卒哀母
甚於父飲淚自傷未亡人豈有隱慝爲天所譴耶不數
歲而太變狎至若是食不一溢米病不可爲矣戒無使
伯子知伯子偵得狀不稅衣而馳猶及屬纊內外宗長
老若諸耆舊鄉黨博士弟子員以宜人從一而終而喪
夫年踰三十行年未五十又兩受命婦爵于例不得旌
節其死也以母故不復忍沒其事私謚之節孝云宜人
初以仲公封孺人晚以伯子封太宜人稱節孝太宜人

君命里評兩相重也仲公名立功字仲次新安人生而
稱之曰敦素而文穆爲之狀余游新安聞其里謗美刺
諸公子曰閣老公子不知不覺意與敦素同後官武林
見治中樽節退讓有乃祖乃父風身不行道不行于妻
子文穆道行于子之妻子之子家難而天下易許氏之
有太宜人固不易也宜人生嘉靖辛酉十有一月十有
八日歿萬曆己酉十有一月二十有二日年四十有九
舉男子二人女子一人伯子志文應天府治中娶于
羅中丞子公子舉人虛舟公女仲子志高官生娶于
汪上公女繼娶于方儒士京野公女女適太

大

書